

品妙遣消 南指戲看



# 古今戲劇大觀

第四冊

上海中外書局印行



# 古今戲劇大觀 第四編

## 目錄

### 十畫

烏盆計	一
烏龍院	二
徐策跑城	四
陽平關	五
捉放曹	六
桑園寄子	八
桑園會	九
借東風	一〇
彩樓配	一二
紡綿花	一三
胭脂虎	一四
連營寨	一五
連環套	一六
草橋關	一八
浣紗記	一九
海潮珠	二〇
秦瓊賣馬	二二

曾頭市	二二三	梅龍鎮	四一
採花趕府	二二四	掛印封金	四二
十一畫		魚腸劍	四三
情天恨海	二二六	寄生花	四五
進姐已	二二八	釣金龜	四六
堂樓詳夢	二三〇	盜宗卷	四七
豹子頭	二三一	盜魂鈴	四九
硃砂痣	二三三	雪杯圓	五〇
黃金台	二三四	探寒窰	五二
黃鶴樓	二三五	探陰山	五三
淮安府	二三七	探親相罵	五五
許田射鹿	二三八	得意緣	五六

---

斬黃袍	五七
斬馬謖	五八
斬貂蟬	五九
梵王宮	六〇
貴妃醉酒	六〇
十二畫	
祭長江	六一
黑驢告狀	六二
黑風怕	六四
黑松林	六五
祭塔	六六
開江州	六八

---

喬醋	六九
陰陽河	七一
雁門關	七二
華容道	七四
晴雯補裘	七五
富春樓	七七
渭水河	七八
渡康王	七九
雲台觀	八〇

# 古今戲劇大觀

第四編

## 十畫

### 烏盆計

宋時有張古老以打草鞋爲生。因病失業。貧無聊賴。念城南趙大方有二雙草鞋積逋。苟索之至。或足資一饘粥。惘惘出門。既抵其處。見屋宇巍峨。已非舊景。趙大燒窰爲業。意不能有是。疑已遷移。審視門上。則朱標堂名。初非誤謬。遂叩門入。見趙大身所衣者。首所戴者。足所登者。已煥然一新。亦不覺其財自何發。爲言曩日草鞋宿逋。大高聲曰。爾何語者。我豈穿草鞋人乎。奈何胡言。古老默思人當發財以後。竟有全忘曩日貧賤時事者。噫嘻。財可輕發乎哉。急改辭曰。否。我固謂先生夥友欠我。而承先生擔負者。大曰。是或有然。古老曰。然則請以錢給我。大曰。錢固素有。然已用鐵絲串上。豈以汝二雙草鞋錢爲汝改鐵絲串。

乎。古老曰：然則有銀子乎？大曰：銀固素有，亦已溶澆銀山矣。古老曰：然則如何？我難聊生，卽事討飯，亦無一討飯之具。曰：是不難，出一盆給之。古老攜出，而盆忽作怪聲，呼其名曰：古老。古老我冤仇如海，幸爲申之。古老大驚，審之，知聲自盆來，意必有鬼魂憑附。許愿城隍，奔歸家中，而鬼魂亦隨之至家。堅懇其伸冤。古老從之，引之控於包拯，拯審其實，就盆叩其冤。盆乃作聲曰：某南陽劉世昌也，往來京華道上，販賣綢緞爲生，偶遇天雨，投宿客店，店卽趙大所主，以其行囊沉重，心起不良，醉以酒而殺之，砍肉醬雜泥土，團成此盆，冤魂不昧。遇張古老，索賤得盆，故鬼魂得隨之而出，求其至此呼冤，幸老翁明察，包拯准之，提趙大而治以罪。

烏龍院

宋江未投梁山泊時，本爲鄆城縣書吏，縣令頗與稔暱，故江亦權勢赫赫。邑中有土娼，曰閻惜姣，薄有姿色，江甚暱之，爲營烏龍院以居之，給奉衣食，備極週

到。但娼妓愛好不專。識一佻儻子張文遠。喜其少艾。竟親文遠而疏江。江聞而責之。謂待汝不薄。奈何幹是非行。惜姣不服。亦反唇譏之。江雖受奚落。以愛惜姣。亦含忍而已。不料一日宿惜姣所。朝起出門。遺其招文袋於烏龍院。意袋中有梁山泊英雄晁蓋書金在。恐爲惜姣所發。折回叩之。則惜姣固已舉囊深藏矣。問之。直承不諱。求其將出。而惜姣不允。必以呈官爲辭。蓋是時江雖處鄆城。實際與梁山泊已往來甚密。故時有書函往來。且每餽以巨額金錢。俾江揮霍。惜姣愛好文遠。每苦爲江所厄。此時得其通盜之書。自然視爲異寶。要江可與文遠自由往來。江爲其所挾。先以金動之。謂囊中藏有多數金寶。傾囊盡與之。但求返其友書。惜姣不允。必以許與文遠往來爲辭。江不得已允之。惜姣又促其署券示信。江又從之。而券旣署就。惜姣仍不以書還。謂之曰。此書關係重大。儂不能擅爲之主。但以呈官。君當堂向官領取可也。江急甚。苦求幾於泣下。而惜姣置之不聞。終不之理。江因大怒。拔刀刺死惜姣。取書而去。閻婆本與女同。

居見女爲所殺。遽扭控於縣。縣令厚宋江。欲偏袒不理。文遠傷其所歡。橫遭慘戮。堅執江罪。且當堂囑閻婆上控。以脅縣令。令無如之。何以誤殺罪科江。流配江州。

徐策跑城

薛氏自仁貴以後。世立功唐朝。子孫榮大。羨之者衆。妒之者亦多。故卒爲權奸。構陷全家。以是屈死。僅薛剛夫婦。逃避得免。剛婦紀鸞英。巾幗英雄也。方偕子佔據寒山寨上。獨霸一方。剛則流落四方。足跡靡定。首相徐策。素善薛氏。知其冤誣。於薛氏滿門誅斬之時。急以己子易薛氏幼子。曰蛟者出。使傳薛氏一線血胤。稍長有神力。舉鼎游戲。爲策所知。卽挂其祖父慘死之圖。語以報仇大義。蛟因求得策書。往覓其叔母鸞英。在山下爲英子葵所厄。蓋二人少小分離。不知卽同堂兄弟也。蛟力戰敗葵。乃得上山。呈書於鸞英。英乃以告薛葵。二人從此知好。旋剛亦投軍至。鸞英夫婦父子兄弟。遂得團聚一堂。悉起寒山之衆。奔



長安報仇兵抵城下。策老眼昏花。尙不知反叛者爲誰。蛟詳語以故。策始明爲薛氏報仇之師。乃命放蛟等入城。策舉前事。略責剛等。卽令其兵士暫退。待上殿奏知武后。再作下落。時武后臨朝。聞報大驚。急斬搆陷薛氏之人。追封其先代。剛等乃罷兵歸朝。故此劇亦名薛剛反朝。所以名徐策跑城者。以策聞薛氏出師報仇之時。念及其子孫英偉。不愧將門。將來冤仇旣雪。轉瞬可卜門庭重振。英名遠揚。徒步上朝。不自覺其腿之何以遽健。步之何以遽速也。故名。

### 陽平關

自黃忠斬夏侯淵。取定軍山以後。曹操大憤。親領大軍壓蜀境。爲淵報仇。以徐晃爲先鋒。王平副之。蜀師聞訊。孔明仍遣黃忠往刼輜重。命趙雲爲接應。忠精神抖擻。雖以年老。而豪邁好勝。仍不殊少年。聞命慷慨直赴北山。斷曹軍糧餉。臨行約雲。謂晌午成功則已。過午不遇。請往接應。雲謹守其約。整軍待之。抵午而忠軍無耗。遂引兵往援。單騎殺入重圍。爲忠救應。是時忠正在圍中。力戰曹

軍憤勇廝殺。以寡敵衆。勢究不及。故圍困垓心。卒不能殺出。幸雲衝入。得相偕力戰。突圍而出。雲以忠副將張著。仍在圍中。既援忠出。又衝入援張出險。然後歸營。知操必率兵追至。令左右埋伏弓弩。大開營門。單騎立門外。以待操率兵至時。見狀。以其有備。揮兵自退。而雲一聲令下。萬弩齊發。曹軍大駭。雲率兵追。上操窘迫甚。急退守陽平。棄寨而逃。雲乃奪其軍械糧食而歸。途遇徐晃。以鋒銳之師。又併力擊敗。直追至漢水之前。晃正背漢水結寨。謂師韓信成法。可卜勝算。王平諫阻不聽。此時敗兵爭渡漢水。死傷益衆。晃幸獲脫險。逃歸王平營中。責平以按兵不救。坐觀成敗之罪。遂出營外。平憤無可洩。因投備自効。備方偕孔明乘戰勝之威。督師前進。欲窺漢中。得平益知操軍虛實。即令前軍渡漢。背水結陣。布置既定。會得操戰書。備屆期自出陣。會操一言不合。即下令互殺。操仍大敗。乃棄陽平而走。

捉放曹

曹操與董卓等奸惡耳。而操知出卓上。爲禍尤烈。然當卓跋扈之時。操方爲驍騎都尉。所以謀之者。無不至。乃於己執柄時。師其成法。每況愈下。殆亦所謂明於責人而昧於責己者乎。豈人無負我。寧我負人者。本奸雄之主旨乎。獻帝優柔寡斷。卓專橫時。雖廷臣側目。竊懷私憤。帝卒不敢明彰其罪。操乃請於司徒王允。願得七星寶刀而殺之。重安漢室。允與之。操懷刀入府。值卓方晝寢。操刀鞘甫啓。卓已驚醒。問操何事。操素有機變。詭稱獻刀。卓受而不疑。操出。卓述其事於壻李儒。儒明其奸。急曰。是操謀刺不成。因獻於主公耳。卓悟。遂下令捕操。圖形畫影。期在必得。操潛逃至中侔縣。不幸爲關吏所獲。陳宮方令中卒吏獻之。宮知爲英雄。乘間私訊。以所圖。操大言曰。歸故里。召豪傑。舉義師。誅卓安漢室耳。宮壯之。棄官偕逃。操途遇其父執呂伯奢。奢固請過從。其家操不能辭。從之。伯奢自出沽酒。而令殺豕以待。操負罪於身。處處恐人謀己。聞室後磨刀霍霍。驚甚。仗劍入室。盡殺其家屬。宮阻止不及。入厨下。見一豕被縛。方明其故。宮又

痛責操孟浪。操乃曰：事已至此，悔亦無及。速逃避禍可耳。偕宮倉皇出走。值伯奢沽酒歸，操又出其不意，執刀殺之。宮因曰：一誤豈容再誤。汝奈何至是。操曰：不殺渠，渠歸家見狀，必殺我曹。我甯負人耳，不願人負我也。宮以是知其奸詐，投宿逆旅時，遂留書責以不義，棄操去。

桑園寄子

晉人鄧伯道，有弟曰伯儉，兄弟甚愛好。伯儉中年喪命，遺子鄧方，並其寡母。伯道善視之，育方類己子。旋黑水國石勒入寇，中原擾攘，雞犬不甯。伯道急率子侄，從方母至潼關暫避。中途遇寇，方母忽與伯道相失，以問二兒。兒但哭曰：爲賊兵搶掠去矣。伯道擬趕上訪問，而子侄俱幼稚，不能速行。求伯道背負。伯道年老，不能並及。負其子，則侄哭泣不能成行。負其侄子，亦如之。伯道左右爲難，進退維谷，遲疑有頃，慨然曰：弟死婦亡，僅遺此一塊肉耳。苟並此不能保全，爲亂兵所乘，其何以對我亡弟哉。負姪於背，決計棄子。苦子追哭於後，重累其身。

路遇桑園。因給之曰。爾腹中亦有飢意乎。彼纍纍桑葢。可取以充飢也。子信而攀上。伯道遽忍痛縛之。咬指裂帛。血書姓名籍貫。置其懷中。決然前行。更不返頭。方母氏以亂兵衝迫。與伯道相失。此時隨諸難民後。亦自桑園前過。見樹上繫有一人。大類其姪。近察果然。解下攜至潼關。亂平以後。一家仍得完聚。

### 桑園會

春秋時魯有秋胡子。納妻才五日。往任於陳（一作楚）經二十年而歸。將至家時。見路傍有一美婦。年華半老。風韻依然。審視有頃。覺其形容頗肖妻氏。但離家日久。亦不敢遽認。乃叩之曰。嫂知秋胡其人乎。婦曰。其家密邇於此。客官何叩者。秋胡曰。某與渠曾有八拜交。我回魯時。曾托附帶黃金萬兩。並家書一封在。故敢動問嫂氏。婦怒其謊。詰之曰。爾既與秋胡爲八拜交。亦知其身世乎。曰。知之。渠字高強。父祖旺。早世家有寡母並婦。在此俱得渠口述。某盡憶之。婦曰。然則是矣。請卽以書函交儂。儂卽其婦也。胡欲窺其節操。戲之曰。嫂夫人猶

苦念何爲。彼秋胡良心喪盡。已在陳另娶矣。婦怒曰。渠另娶與否。何涉爾事。胡曰。我憐嫂。子故以爲言。嫂苦待二十年。空房寂守。至於今日。而胡卒不歸。其情可知矣。嫂不寂寞乎。某憐嫂甚。願……語未竟。婦斥之曰。爾人也。奈何無賴。至是。胡見其不動。出金示之曰。我有金在。願餽夫人。婦唾之。悻悻自歸。以告其姑。姑正詈狂夫無理。而秋胡忽歸。母喜出望外。令婦出見。婦出見胡。卽爲戲己之人。不覺含憤。立返身而入。以爲有夫不肖。不如死却。遂作絕命詩一首。懸樑自盡。待胡偕母入後房時。婦氣已垂絕。援婦使下。有頃始蘇。姑叩其故。婦曰。戲我者。卽此不肖夫也。姑責之。令跪婦前服罪。婦因釋之。此劇出列女傳秋胡婦故事。惟一死而一遇救獲免。則出編劇者點綴耳。

借東風

赤壁之役。瑜之所以敗操者。固由火焚。而火之所得逞者。則全在於風。俗謂諸葛亮於此役。曾借東風助瑜成事。借東風一劇。卽演此事耳。時操勢正盛。下荆

襄敗劉備。率大軍八十三萬。水陸並進。壓迫吳境。有平吞江東。滅此朝食之勢。吳主孫權。命周瑜率兵拒於赤壁。顧以勢盛。亦不敢輕敵。荆襄龐統。暗爲吳助。以操北軍懼風浪。以連環計獻。謂江中船隻。大小配搭。鎖以鐵鍊。卽有風浪。亦不懼其顛播矣。操爲其所愚。竟如計爲之。瑜登樓船望見。不覺大喜。破曹計謀。火攻妙策。於是乎定。以時在隆冬。西北風多。而東南風少。曹軍本在西北。而吳軍久處東南。果用火計。不得東南風。將殃及自己人馬。是不能勝人。直將害己。瑜以此躊躇久矣。顧天事不可知。終不敢輕用火攻。日夕營繞心中。至於成病。諸將聞之。咸入帳問安。肅以報亮。亮曰。都督之病。我能醫之。肅導之入帳。診視瑜疾。亮略事卽書。長江水戰。大破曹兵。安排妙計。專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示瑜。瑜不覺震驚。亮又自任能回造化。借東風。囑瑜遣將士在南屏山下。築一七星臺。臺凡三層。層高五丈。一層設五色旗幟二十八面。應二十八宿。二層設紅旗六面。黑旗七面。應南北斗。三層用黑白旗八面。應乾坎艮震巽離。

坤兌八卦。各用看臺兵四名。童子十二名爲侍。遠離婦人。雞犬不聞。亮披髮禹步。誦呪祈禱。謂能得東風。三日夜。瑜從其言。而忌亮益甚。蓋以亮有是奇術。將爲東吳之患。將待其風起。誅之。而亮已見及於此。迨瑜令丁奉徐盛蔣欽周泰陸續至南屏山時。亮已脫身久矣。

彩樓配

我國俗尙奇異。有所謂拋球成親者。往往舉行於大家。以大家有愛女者。求婚請字者。每紛至沓來。此也。雄於勢。彼也。長於才。此也。豪於財。彼也。豐於貌。每令爲之父母者。目眩而心亂。不知適從。乃令其拋球以定婚嫁。聽冥冥中默爲主持。近此風不作。而稗史說部。猶津津樂道之。尙著聲於人口。彩樓配卽其例也。有王允者。在朝廷居宰輔之位。有三女。長嫁蘇龍。次家魏虎。獨三女寶川未嫁。寶川爲其父母最鍾愛。趨勢慕炎者。乞婚允前已衆矣。允不得已。蹤前例爲拋球成親之舉。高結彩樓。令寶川拋球爲定。期垂屆矣。寶川忽得一斗大紅星入



懷之夢。中心驚疑。正不能釋。游園之時。於門次見一乞丐。臥處有紅光籠罩。知其非常。令侍婢延入。訊其姓名。知爲薛平貴。父母俱亡。故流落至此。寶川見其相貌堂堂。知將來必貴。遂賜以銀米。許以終身。並以彩樓招婿之事告之。囑屆時前來接球。及期。貴介公子聞而奔至者。無慮數百。俱默禱於天。願蒼蒼默佑。彩球落其懷中。平貴以有寶川命在。亦不愧形穢。廁身衆中。雙手高舉。作接球之預備。衆莫不目笑存之。謂天鵝肉豈入癩蝦蟆口者。奈何不自量至是。願球發而衆人意爲必得者。乃竟不得。衆人意爲不能倖得之薛平貴。則竟在其懷中。衆悞悞去。平貴後卒偕寶川成親。

### 紡棉花

有小家婦。青年嫁夫。夫本小經紀人。重利輕離別。出門貿易。三載未歸。婦在家紡棉花。藉十指所作。得以自給。日者紡花無聊。口唱小曲自遣。其夫適作客歸來。竊聽門外。聞婦初作歌曰。正月裏水仙朵朵開。問郎君來是未來。二月裏杏

花朵朵開。堪恨我郎君一別關山遠。至今未還。夫聞至此。私念曰。不要恨。我今還矣。則聞婦於門內。又作歌曰。姐在房中繡鴛鴦。問鴛鴦。郎君何日返關鄉。喚了千聲無一答。拋却針線上牙床。夫又不覺低語曰。苦壞卿矣。逾時牆內又有歌聲。清脆入耳。辭曰。正月裏來鑼鼓敲。思想郎君好心焦。三年前事闕元宵。正與你恩愛同歡好。可憐今日把人瞧。只有人家對對把花燈鬧。夫不覺興阻。卽叩門而入。

胭脂虎

揚州妓女石中玉者。巾幗而鬚眉者也。有智計。擅幻術。並精武藝。與李景讓部下牙將王行瑜善。盟成嚙臂。憐我憐卿。行瑜中其柔情。幾日夜逗遛其妝閣。遂致景讓傳點時。屢次不得卒。知在中玉家。命拿回問罪。行瑜知軍法嚴重。瑟縮不敢卽行。中玉成竹在胸。偕其至大營。景讓業怒其無狀。待行瑜歸。將加以重懲。見妓益怒。遂欲軍法從事。中玉與之抗辯。景讓不之顧。卽令速行。中玉本有

秘術。此時見時機已迫。用術試之。則刀刃着膚卽折。直以人斷刀。非刀斷人矣。衆以爲神。代爲求免。景讓不信。命換刀更斬。衆大憤。以行瑜在軍。雖不應狹。娼而罪不至死。斬之亦未免太酷。俱以是。不服。幾將譁變。聲聞於後堂。李母親出慰諭。釋行瑜等罪。而褫責景讓。令其長跪謝過。景讓甚孝順。母命不敢稍背。卽行跪下。衆乃帖然就範。風潮乃平。中玉此時。以有其母在。乘機擲揜。以爲報復。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轅門以外。忽以賊寇龐勳來襲。報李母令諸將出馬。以勳饒勇。俱不能勝。中玉乃自告奮勇。謂有術擒敵。母許之。擒勳以後。卽爲主行瑜之婚。命景讓帶馬出陣。景讓唯唯聽命。中玉躍馬出。以柔情動勳。竟擒以返。乃與瑜結婚。備極愛好。

### 連營寨

劉備與關張結義時。本有「不願同年同日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日同時死」之誓言。東吳以荊州久索不還。時思用力強取。關羽張飛俱殞命。於是備痛甚切。

齒怒憤曰。不滅東吳。不足爲人。旋黃忠又戰歿於彝陵。備益憤激。遂會軍猇亭。大舉伐吳。連營七百里。厥勢之盛。較曹操赤壁之役。聲勢更甚。卽其敗折。亦視曹爲劇。初出軍時。連戰皆利。東吳主帥甘寧。於是殞命。孫權大懼。急遣諸葛瑾蒞備營議和。願割荊州還蜀。且函歸張飛首級。備盛怒之餘。斥瑾不許。瑾以狀返報。孫權益束手無策。不得已拔陸遜於書生。以爲大元帥。備頗輕之。適盛暑時。士卒苦炎暑。有怨言。備撫之。令移營叢林。取其涼爽。陸遜乘之用計火攻。遂致全軍覆沒。備亦幾不脫身。當時蜀中初定。孔明正在川爲備鎮守。故備伐東吳時。自爲謀略。而遣人就正賚之入蜀。就正於孔明。當移營後。備亦畫就圖樣。命馬良攜呈孔明。孔明見之。頓足嘆曰。主公誤矣。急命良返報。而已不及。立遣趙雲往援。備乃得退入白帝城養疴。然蜀中精銳。過半盡矣。

連環套

宋時。有河北盜魁竇二敦。自仗英雄。橫行齊魯間。善使虎頭雙鉤。自謂天下無

敵。一日。忤鏢客黃三太。黃亦赫赫有聲譽者。相約在李家店角技比武。卒爲三太所敗。二敦江湖間聲名。從此大損。暗與三太結不解仇。時謀乘間報復。旋在關外佔踞連環套山寨。謀三太益急。正恨無以下手。忽探得梁千歲有欽賜御馬。以千里著。因遣部下往盜。留書於壁曰。盜梁千歲千里駒者。飛標黃三也。以此爲謀陷三太之具。意爲計莫善於此矣。初不知三太謝世已久。其子天霸。方爲彭公部下得力壯士。屢次荐升。已得記名總兵之職。彭公明察秋毫。知出仇家誣陷。亦不加罪天霸。但令限期緝獲。藉雪乃父冤名。天霸奉名以後。感激滋甚。着手偵查。知爲二敦所盜。乃偕同曹朱光祖。親至關外。查察實據。在連環套前。忽爲二敦部盜所截。天霸旣捉而釋之。盜返報二敦。二敦方謀對待。而天霸光祖。已投刺進謁。二敦迎入。叙禮甫罷。天霸卽僞言馬良關曾遇一寶馬。囑其往盜。二敦信之。天霸復力陳其防禦之固。謂盜得固佳。但恐未必遂願。蓋以二敦甚自負。藉此以刺取其耗也。二敦不之細察。果自詡曰。彼梁千歲御馬。且取

之如探囊。我何有於彼哉。天霸僞爲不信。二敦卽令牽出示之。天霸見計已遂。卽直告以名。謂卽三太之子。二敦怒欲害之。天霸挺身任其戕害。了無懼容。二敦旋以擒斬於山寨中。若以闔寨敵黃勝之不武。乃釋令下山。約期比武。天霸經此役後。卒勝二敦。奪回御馬而歸。

草橋關

光武帝自剪滅新莽。中興漢室以後。從龍將士。俱賜爵食邑。伴帝優游。惟老將姚期。以威望素著。爲蠻獠所懼憚。坐鎮草橋關。尙無代者。光武悄然念之。以爲如期老邁。尙經歷風霜。無安閒之日。心甚不安。以白於諸臣。諸臣俱請以馬武杜茂岑彭三人爲代。謂以三人雄武。必能鎮伏蠻邦。光武從之。卽降旨馬武三人。至草橋關調換姚期。三人奉命出行。曉行夜宿。直達關隘。姚期迎入。卽匆匆謀交代入朝。以告其妻。妻不覺感謝光武之仁明。期曰。夫人言雖如是。然伴君如伴虎。息息不得寧。偶有失檢。易招罪戾。安得復如此間之自在。况郭榮專權。

於朝。益人令凜然戒懼。語甫已。其長子剛。買買然言曰。功高如我父。何懼彼郭老奸賊哉。期不覺嘆曰。二子剛能。性情倔強。富有膂力。恐入京以後。好勇鬥狠。易買災禍。益令我不能釋懷。期婦曰。是有妾身管束。王爺何慮。期自此卽打點行李。偕二子及婦晉京。光武篤念故舊。特御太和殿。親賜御酒。恩德之渥。一時無比。其後姚剛卒。以不慊於郭。擅殺流配邊關。

浣紗記

伍員父兄。既被費無極陷害。員以兄父大仇。不容不報。遂設計逃生。以楚兵圖影畫形。搜捕甚緊。行次昭關。幾不得渡。卒以東皋公贊助。訛詐出關。旋爲關吏所覺。追捕甚緊。員竭力奔避。忽爲長江所阻。旁無渡船。窘迫無計。忽欸乃一聲。一打魚小舟。自中流傍岸行來。員急求渡江。漁夫視其狀。心知卽伍員。憐其落魄。慨允無辭。員感甚。脫腰間龍泉劍。以爲酬謝。語之曰。此劍價值千金。幸毋忽視。願漁夫本隱逸一流。憐而渡之。非謀其錢也。遂却而謝曰。楚王有令。誰能得

伍員者。受上賞。以國家之上賞。且不貪。況此三尺劍乎。員高其義。益感激無地。抵岸以後。卽嘆謝而去。行無數步。又折回告漁夫曰。後面如有追兵至。丈母以員耗告之。漁夫以員見疑。恐好意反成惡意。卽曰。將軍母慮某……語未已。乘間投江自盡。以明其志。員阻止不及。悵望江波。斷纜而去。旣入吳境。益窮困無聊。至於吹簫乞食。日者正次溧水之陽。飢火雷鳴。腹中斷食已久。見瀨畔一浣紗女。籃中有蒸粟飯。不覺垂涎。覩顏向之乞食。女以其困。傾籃飼之。以員相貌方正。不類寒乞相。卽訊其何緣落魄至此。員以實告。絮語有頃。員始別去。女念三十年不字之身。從未嘗與男子交談數語。偶憐伍員。不覺致訊。設爲旁人所知。三長四短。將何以自明。亦投水死。員亦負負徒呼而已。愴念有頃。乃加鞭向吳京奔去。

海潮珠

春秋時。齊莊公有私於崔杼之婦。杼方爲齊相。聞而惡之。遂陰蓄異志。會有侵



齊境者。公命崔杼出禦。意在遠杼。可與杼婦幽會。杼知之。托疾遽返。妻已移心於莊公。聞其返。僞往出迎。杼亦假示殷勤。詳告以病狀。謂風寒入腠裏。恐難痊。愈爲之奈何。妻聞之。暗喜。卽拜禱以求天佑。顧其喃喃咒誦者。乃在求其速死。謂速死以後。可正位齊宮。寵擅後房矣。旋莊公臨問。杼長臥床上。不能起迎。妻求爲代。杼曰。爾女流。何能見君。曰。曾受誥命。面君不妨。杼任之。妻乃出迎。莊公携其素手。並肩低語。狀甚密切。杼自帳隙見之。不覺咬牙痛恨。令妻挾起拜之。莊公溫慰有加。杼述病狀已爲言得病已深。知將不起。所恨遺下寡妻。無可托庇者。常念念不忘耳。莊公聞之。頗中心懷。遂曰。無憂。孤當爲相庇之。杼僞起叩謝。腹中則私罵曰。昏君。私臣婦人。求活難矣。旋莊公欲回。杼病不能送。妻仍乞爲之代。杼不能阻。卽允其請。妻以杼病者。肆無忌憚。直送入後花園中。杼蹤入窺之。則公與其婦。正唧噥低語。死杼之方。杼疾入殺之。並及其婦。按劇中事實。與正史迥異。觀劇者。但能領略其趣可矣。不必一一考據。愈考據則愈與戲詞。

相離也。

秦瓊賣馬

秦瓊。山東歷城縣人也。爲本縣都頭時。解犯十八名至天堂州。時當盛暑。凶犯困於縲紲。不勝酷熱之苦。竟死其一。知州蔡氏。因是不卽批與回文。任瓊在客店坐待。經年累月。資斧匱絕。店主屢向催索膳宿之資。瓊貧病交迫。錢無所出。不得已以睡覺爲避債之方。然店主絮絮不已。終不能避。以是時受其挪揄。瓊英雄落魄。每含忍不較。後以催索過緊。不得已解其所乘之馬。給店主沽買。以償其負。馬全身金黃色。名黃驃馬。千里駒也。以從秦瓊故。瓊困頓無聊。馬糧亦爲店主所靳。已瘦損無神氣。不識馬者。望望然避之。河南土豪單雄信。時客天堂。獨賞識是馬。店主招之至。與瓊面議價格。會通名道姓。均爲素日羨慕之人。不覺一見投機。相得恨晚。移時。雄信隨從。忽報其兄爲李淵射死。欲奔回處理。正苦未有騎坐。瓊卽以黃鏢馬假之。雄信超乘而去。店主以爲騙子。告秦謂爲

中計。仍緊索其積欠。瓊身無長物。所存惟黃鏢馬與雙鏢馬。既隨雄信而去。無如之何。惟有以雙鏢求其出賣。以抵償耳。店主從之。有王伯當謝映登二人者。以勇武馳聲於綠林。見鏢而好之。方謀購去。見瓊容貌壯偉。雖在落魄中。曾不掩其雄武之色。叩問姓氏。知卽秦瓊。二人重其聲名。均願結好於瓊。遂勒令蔡州。速打回文。厚與以資助。瓊啣感甚。蔡州久畏王謝。聞名懼其騷擾。卽批回文付之。瓊乃束裝歸里。

### 曾頭市

史文恭少時。與盧俊義林冲。同拜拳師周侗爲師。各擅武藝。尤以文恭爲勇武。旋林冲與盧俊義。相率投入梁山。勸史文恭偕往。文恭以爲盜黨。薄而不從。去爲曾頭市教師。有段景任者在口外得良馬一匹。名追風千里駒。不世出之名馬也。欲見好於梁山泊。謀以饋宋江。聞於文恭。文恭戰而得之。段景任逃往梁山。卽訴其情於衆。好漢前。遂由首領晁蓋。率衆出攻曾頭市。文恭設法保守。力

拒得保全。偶飛一箭。中晁蓋要害。蓋抱創回山。卽行斃命。梁山好漢。以是不直。文恭結爲深仇。宋江繼爲寨主。卽命衆作五路出發。脩奪馬之釁。亦所以報晁蓋之仇也。文恭與曾氏。亦札立五柵禦之。以梁山有吳用爲謀。曾氏之衆。不及梁山。而謀劃不精。卒爲所破。文恭不得已。擬脫逃。謀重振。然梁山已有所備。阮氏三雄。正扮作漁夫。駕船以待。候文恭之入網。文恭不知。卒爲所獲。

採花趕府

今日伶人演此劇者。自採花起。至趕府止。迄無全者。然不爲詳言。易使人淆惑。不明。茲從其起始。以迄結果。一言之。俾閱者看此。可明究竟。晉時有民家劉氏。凡兄妹嫂三人。兄劉二。蕩子耳。坐食不知治事。因敗其家。嫂馬氏。以是常與口角。責其無狀。妹文艷。則粗識之。略有姿色。常爲兄嫂解圍。日者馬氏啼飢。號寒之餘。又與二爭執。文艷袒兄。助二擊斃其嫂。二大駭。慮事發入官。無計自脫。文艷爲之設策。曰。不難。我曹二人。與其入官。不如賣身爲奴隸。一可免究罪。

二可得存身。又何樂而不爲。二從之。卽偕往投官。自謂家寒難謀溫飽。妻病自盡。無力爲之收斂。願賣身從事。官果不察。信以爲誠。卽免究其罪。二於時適聞邑中張尙書家。欲買一識字婢女。意文艷或能勝任。偕往投効。竟蒙張氏收錄。二亦留府中爲廝養。文艷既爲尙書侍婢。奉侍頗殷勤。尙書常稱其才。旋當春仲。尙書夫人命入園採花。爲供賞之用。文艷應命前往。見尙書隻身游園。不覺意存非分。有意行近尙書之前。尙書問其故。文艷告之。尙書命其速去。文艷終遲遲於尙書之前。以告尙書。是爲某花。是爲某花。尙書偶問花佳處何在。文艷意爲時機至矣。借花爲諷。傾吐其願侍枕席之意。尙書爲人素整飭。見狀卽斥其無耻。文艷憤甚。以指破面。碎其衣裙。以詐於夫人。謂爲尙書調戲。夫人亦有賢德。聞訊初不責備。意尙書是舉。或屬意文艷而然。爲之改裝伺候。迨尙書入內。卽謂爲之購得一新姬。奉事尙書。尙書疑甚。入洞房。見爲文艷。憤以白夫人。立並其兄逐之。旋文艷入宮見寵。以尙書不納故。卒陷害之。

情天恨海

粵商張鶴亭。有女曰棣華。營商京都。因偕居焉。居停陳槩。方官部曹。與張有鄉誼。相得至善。有二子。長伯和。次仲靄。俱聰穎善讀。陳夫婦愛棣華美慧。與伯和不相上下。卽聘爲之婦。另爲仲靄聘蘇人王樂天女娟娟。樂天官中書。比鄰陳槩。固宿日姻婭也。此時親上加親。情誼益厚。平治之世。三家往還優游。樂共晨夕。初不料罡訊傳來。拳匪乘機棄事。猖狂如猛虎。逢人卽噬。居民俱整裝出逃。槩獨以居官守職之義。不肯遷避。陳家人無奈。夫人李氏。次子仲靄。俱願爲槩伴。不忍逃棄。槩乃命伯和護張氏母女南下。以幹僕李富爲衛。時樂天全家。已出避遠矣。而鶴亭則以營商在滬。本往來兩地間爲常。拳匪未起以前。鶴亭已以商業事務。托妻女於陳氏。隻身蒞滬。伯和護送其母女。擬投張於滬。不料中途亂阻。遂致散失。富奉張氏母女。輾轉至山東濟甯境。母女以女流。不慣受風波。竟驚恐成疾。富致電鶴亭。促來救護。迨鶴亭應電至時。張母已棄女而逝。因

挾女返滬。緩訪伯和音耗。豈知伯和與張氏母女失散以後。獨走天津。扼於匪徒。竄入一空閉之商店中。爲某國兵所得。賴巧言倖免。詐取大箱八口。求得某國兵護照。獲船出發。直達淞濱。抵滬以後。心志忽變。屏跡不至張氏所。取箱中所有。放浪游博。曠妓金如玉。卽納爲妾。如玉狡甚。旣歸伯和。乘間卽捲其所有。逸去。伯和頓窮。迨爲鶴亭探得時。已深染烟癖。流作乞丐矣。以愛女故。招之至家。訓其悔改。伯和以鶴亭督束過嚴。乘間逸去。旋以病入廣肇醫院。棣華聞之。仍不念其前愆。親往撫視。伯和始大悔前非。然病入膏肓。不能愈矣。棣華待其死後。乞求於父。皈依佛門。以了餘生。而仲靄侍父母京華時。以父母爲拳匪所害。不得已走陝西。備書以避。亂稍平。返京。運父母靈襯歸故里。道出申江。悉得伯和死狀。不覺悲哀失措。旋於筵間遇一妓。訊之。卽娟娟也。父死不得所。因淪落於煙花。仲靄益悲傷失意。返粵。盡散家財。亦披髮入山。嗚呼。情天渺渺。女媧舜種。恨海浩浩。精衛難填。傷心人於此。有不令人搵淚者乎。

進姐已

商紂昏暴之主也。重用費仲、尤渾，恣意行樂。偶往女媧宮行香，見其塑像艷麗。後宮粉黛俱非所及。遂題詩於壁曰：

鳳鸞寶帳景非常。盡是泥金巧樣妝。曲曲遠山飛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帶雨爭姣艷。芍藥籠烟逞媚妝。但得妖嬈能舉動。取回長樂侍君王。  
女媧見之。以其有褻神明。特喚一狐狸精至。使入宮。蠱惑紂王。報其褻神之罪。  
狐狸精啣命而去。預備乘機入宮。時費尤二人見紂題壁之詩。竊窺其隱。慫之。  
頒詔諸侯。挑舉絕色良家女。以充後宮。紂擬舉行。賴朝臣交章諫阻。而免。值各  
路諸侯入朝。費尤恃有紂勢。公然徵收賄賂。以冀州侯蘇護無饋。送禮物。中心  
含恨。進言於紂王。謂蘇護有女姐已。麗質天生。傾城傾國。紂王信之。卽面諭蘇  
護。使進女爲侍。護抗爭觸紂怒。幾爲所殺。費尤又僞爲緩頰。赦之。還國。使其感  
恩。護大忿。出午門時。題字於上曰：



君壞臣綱。有數五常。冀州蘇護。永不朝商。

守牛門者。見之。抄呈紂王。謂其反叛。紂乃命西伯侯姬昌。北伯侯崇虎。領兵往討。姬昌悉其事。雅不欲結怨蘇護。以討命所在。乃約爲後援。崇虎志在吞併。得命。卽出兵冀州。然屢爲護敗。崇虎有弟黑虎。方在曹州。聞耗來救。以遇有異人。精通幻法。故非蘇護之敵。護子全忠。亦爲黑虎所擒。蘇護敗憤之餘。自念俱由生一姐。已所致。至今王師壓境。親子被囚。將來勢必滿門受禍。衆庶招殃。思念至此。卽提劍入宮。擬殺妻女。以後再行自刎。適其督糧官鄭倫。由各路運餉回來。聞知其事。卽出城迎敵。擒黑虎獻於帳。護與黑虎。本有交誼。此時卽降座爲之解縛。待以賓禮。黑虎乘間力勸蘇護。謂逆王命無益。不如進女贖罪。以息兵端。護猶豫間。姬伯亦致書陳說利害。申言不可憐惜一女子之故。與天子抗衡。自取滅亡。護乃悟。卽遵二人之教。命姐已束裝起程。親送入京。至愚州驛時。歇宿族舍中。方三更許。侍姐已諸女使。忽譁言妖精出現。護急至。姐已榻前察視。見

其無恙。心始釋然。不知是時正爲女媧氏所遣之妖精。食去姐已靈魂。借用姐已軀殼。化身爲人時也。蘇護肉眼。何能辨別。見其無恙。中心滋慰。兼程入京。奉之於紂。紂卒暈之傾天下。事多怪誕。出封神榜演義。

堂樓詳夢

此劇亦出雙珠鳳。文必正自遇霍定金。拾珠鳳以後。積想成痴。不惜屈身隸役。投荐頭以傭於霍氏之門。爲進見定金之階。此事我將詳之於賣身投靠。既入霍門。卒也天從人願。以送花而與定金樓會。私定終身。吾亦已詳之於送花樓會。必正於此大功已告成其半。乃脫離霍府。回歸洛陽。俾倩冰人前來。向霍天官求親。遂才子佳人之願。必正行時。預白於定金。定金亦冀其速成。願必正一去。杳如黃鶴。深閨獨坐。時縈心懷。日有所思。夜卽形之於夢。而夢境離奇。每幻爲怪誕不可形容之狀。定金竊竊疑之。日者於恍惚之中。忽又覺必正站立其前。頭戴烏紗帽。身穿大紅袍。項無圓領。腰繫麻繩。左手牽牛。而右手打傘。足登

草履對之大笑。定金一驚而醒。益疑惑必正。或有變故。以告其婢秋華。秋華亦奇詫不解。謂之曰。小姐夢驚可疑。曷就賣卜朱瞎字一叩乎。定金領之。命家人霍斌喚入瞎子聞狀。卽曰。噫。其人必有重孝在身。非喪父卽死其母。而左傘右牛。傘爲寶蓋。寶蓋下加一牛字。實一牢字。則其人且已與人涉訟。不免有牢獄之災。定金驚而大哭。瞎子曰。弗哭。有救星在其人下登草履。則足部輕便。易於脫逃。今日武人臨陣脫逃者。足底必須抹油。而逃獄則草鞋已足。小姐無憂。蓋瞎子久於江湖。聞耗已心領神會。故作是趣語耳。定金乃厚貽之。揮其退。

### 豹子頭

豹子頭。宋梁山泊好漢林冲綽號也。當冲未入梁山泊時。本爲禁軍教頭。娶婦張氏甚秀美。夫婦間亦至愛好。日者張氏欲至酸棗門外東岳廟燒香。林冲偕往爲護。經相國寺菜園前。見管園者魯智深。方在內使練拳棒。武藝高強。不覺好之。因使使女錦兒偕張氏先行入廟。冲留觀智深使技。與之結義。相約爲兄。

弟有殿帥府大尉高侏子衙內恃勢橫行。性好漁色。偶借淫朋。至東岳廟開游。瞥見張氏。戀其貌美。率衆窺之。錦兒出報林冲。冲本隸屬於殿帥府者。以故忍之。不意衙內行益無賴。知爲冲婦。竟謀於門客富安。與冲密友陸謙相結。賺張氏至謙宅中。逼與衙內成私。張氏堅持不允。爲冲所聞。跡至謙宅。衙內乃越牆遁去。謙以故仇冲。欲設計害之。使人以高侏所藏寶刀。出賣於冲。冲不知其計。竟購之。謙乃又使人假太尉之命。召冲入白虎節堂。冲應召入。侏卽誣以入內行刺。充發滄州。謙此時又謀於防送公差。使於道途孤寂時。殺冲而棄之。公人受命。行至野豬林。途險鮮人跡。公差將乘間下手矣。不意魯智深正遙護於後。追蹤來救。公差不得逞。冲得生達配所。營卒以有柴進爲先容。待之頗善。蓋冲將至滄州。行經柴進莊前。進慕冲名久。見面問耗。深忿高氏之無狀。因爲致書於滄州牢營營卒也。謙於冲行後。利誘威迫。令張氏改適。張氏卒不從。謙又致忿於冲。親至滄州謀營卒。使冲管草料場。而爇火焚之以死。冲幸冲已先出。得

倖免。而謙等未知。正自鳴得意。冲隔扉聞語。怒其無狀。突出殺之。世風日薄。今日之落阱下石如謙者。數正不少。噫。

### 硃砂痣

有韓員外者。富而好善。然所遇殊蹇。有一妻一子。妻早喪。子生有異稟。聰穎異常。兒落地時。背有紅印一。員外甚愛之。在孩提時。不幸爲匪徒拐去。從此孤身隻影。獨寡歡。慨念孟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之語。員外雖心如枯井。波瀾不生。以延後嗣。不得不謀置小星。有吳姓旅客。病臥旅邸。苦乏資斧。償醫藥費。不得已謀賣其婦。由媒媪爲員外說合。員外不明究竟。以新人姿色尙艷。卽從其言。豈意花燭之夕。新人當員外前。珠淚頻彈。不勝哀痛。員外駭詰之。婦告之曰。非敢嫌員外年老。不忍棄前夫耳。前夫以病體纏綿。無錢醫治。賣妻以求病愈。傷如之何。員外聞之。意良不忍。急語曰。媒媪欺我。吾不知羅敷有夫。竟貿然有是舉。於理實悖。急毀其婚書。遣僕偕婦送歸。免回其聘禮。且贈以百金。曰。用是

贖我過也。客事出望外。不覺大喜過望。病以喜故。亦霍然愈。夫妻二人。乃叩謝員外。往四川經商。途間買得一子。餽員外。以報前恩。員外頗喜其戴德知恩。見兒狀酷肖昔年所失者。解視其背。則硃砂之痣。殷然如血。乃告兒以故。父子遂得團圓。噫。韓員外以不忍離人婚姻。而卒以是得子。默默間若有天道存焉。是可知蒼蒼者固未嘗不加惠善人也。故又名行善得子。

黃金台

此劇事實出戰國。齊有湣王者。昏亂之君也。寵愛鄒妃。信任寺人伊立。日事酒色。但謀逸樂。一國大政。不知整理。太子田發。章見而不善。時藉辭進諫。隱斥鄒妃。伊立爲妖孽。二人以故恨之。欲置之死地。以爲快。乃互謀着手之方。先捏造太子戲妃之狀。由妃訴於湣王。激其怒。忿。王不察。聞報大怒。立命伊立搜殺太子。伊立有權在手。搜索之嚴。自不但疵言。幸發章聞信甚早。得耗昏夜潛逃。不幸爲田單部卒所獲。單見爲太子。驚詰其故。太子含淚告之。單不直湣王所爲。

慰而留。伊立遍索不得。風聞在田單府中。將率衆搜之。單急乞太子改裝爲女。僞稱單妹。藏諸內室。卒瞞混以過。旋伊立搜竣而去。單乃與太子僞爲兄妹。進香之狀。夤夜出關。關吏以有潛王命在。盤詰甚嚴。行賄得脫。乃出關逃至卽墨。時燕乘其弊。命樂毅率師伐齊。齊以潛王昏亂。軍吏不爲用命。一朝竟下七十餘城。齊都亦以是失守。鄒妃伊立俱死亂軍中。潛王出避不及。亦爲人所弑。旋單謀復國。出奇計用火牛陣大破燕軍。所失之地亦一朝盡復。太子乃返國卽位。單亦位至上卿。此劇一名田單救主。亦名搜府盤關。更名樂毅伐齊。

### 黃鶴樓

黃鶴樓事節不見於史書。卽三國演義亦無其事。然情節頗曲折緊湊。雖出杜撰。幾無斧鑿痕。劇旨大概謂東吳周瑜憤劉主借據荊襄。久假不歸。屢索之而未還。設筵黃鶴樓。謀劫以兵。遣步將甘寧過江招劉備赴宴。將於席間逼備還荊州。不從。卽脅以兵。備得書。知瑜意所在。與孔明商議。擬辭其請。孔明曰。瑜盛

意招公。何能不赴。偷過虛危害。命趙雲隨往保護可也。然雲以衆寡不敵。入吳終恐遭不測。不敢應允。孔明乃授以竹節。曰。事急啓視。有妙計在。足抵十萬兵也。雲至是胆壯。乃隨備過江。瑜探知備過江赴宴。祇偕趙雲一人。大喜過望。謂劉備此日。在其掌握中矣。殷勤接入樓中。盛筵款待。席間。瑜露索討荊州之意。備假作痴聾。推諉若不解。雲侍備後。聞言大憤。謂都督果欲索還荊州。亦當還我以東風。須知非藉風力。赤壁之役。不能倖勝也。瑜怒甚。卽下令軍士緊圍黃鶴樓。不任二人出外。非得其將令。不得私釋。逼備以書寫歸還荊州字據。備無計脫身。窘甚。雲見事急。乃劈竹視孔明所謂足抵十萬師之妙計。則中藏『水軍都督周』小旗一面而已。蓋當孔明往南屏山借風時。索得之將令也。備得之大喜。急持旗示圍樓將士。謂已得都督將令。許其回荊。諸將見軍旗無誤。不敢攔阻。任二人過江而去。及爲瑜所聞。率兵追襲之時。雲已衛備出險。爲荊州諸將接去矣。



## 淮安府

施公好剪除綠林。見憎於江湖。以故不逞之徒。時與爲敵。有蔡天化者。本爲無賴。逃於禪門。武藝超羣。爲飛來禪師首徒。工力至高。當運用之時。刀槍劍戟。不能損傷。因好女色。時拐掠良家婦人。不守空門戒。爲飛來禪師所逐。乃潛至淮安。匿居北極觀中。淮爲施公按臨之地。天化知之素矣。以其正直不邪。好與綠林爲敵。故遂盜其印信。以示報復。施部下健兒賀仁傑。本四霸天中。賀天保之子。以母命投効施公。是案出後。仁傑忠於主人。出衙私訪。行及北極閣前。見一人迅奔入觀中而去。自揣其人急走如飛。行必非正。潛尾其後。直達北極閣。登牆窺視。見其人正與一悍僧對話。其人報僧以驚耗。謂僧之徒弟。已爲施公所捕。質訊甚嚴。施公自謂。丟失寶貝一件。委於徒弟。令其招實。所惜何種寶貝。施公並未之言。遂令旁人無由索解。某因事急。特來報知師傅。此二人者。僧卽蔡天化。前往報信者。蔡黨李興兒也。天化聞興兒稟報。卽曰。爾烏知。彼施公印信。

已爲我所盜。現方藏玄天大帝兜襠之內。悄無人知。孰能設法取回者。想施公所指寶貝。卽此物耳。然有官無印。在任必不久。彼又奈我何哉。仁傑聞之。大喜曰。此天佑我成功也。因乘間盜回。往報於黃天霸。關小西。金大力等。同往天威處。以索印信爲由。與天化爭鬥。天化雖悍。亦祇類一虎。天霸小西大力等俱虎也。以一虎而敵羣虎。宜乎不敵。卒爲天霸等所擒。事亦出自施公傳。但編排者拉雜湊演。故與書中情節迥殊。

許田射鹿

曹操自起師攻呂布。城破布擒。劉備等偕之歸許都時。獻帝以備雄武。私揣可以制操。特封爲左將軍。呼皇叔而不名。曹部下謀士聞之。咸謂操曰。獻帝擢備顯職。恩施隆重。將來勢成。恐主公爲其所欺。操曰。我固知之。所以挾其至許都者。正以劉備梟雄。非在老夫掌握中。恐有不穩耳。今無憂矣。咫尺地土。莫非我勢力所及。備縱矯悍。我何慮哉。因約期偕天子射獵。占其向背。及期滿朝文武。

俱從至許田。帝瞥見一鹿。遽用箭射之。三發未中。操奪其箭。一發就殪。左右得死鹿。見爲獻帝御箭。俱向前恭賀。操見之。遽推帝於後。身當衆前。若受其賀者。關羽大怒。憤然舉刀欲斬。備目止之。趨前謂之曰。丞相神箭。誠非餘衆所及。操以此甚自負。以爲備亦易與耳。帝甚憤激。回宮以告於董后。曰。曹操欺君。已無臣禮。奈何。后曰。妻兄董承。忠心爲國。宣之進殿。或有計謀。帝然之。預備血詔一封。密縫入衣帶之中。迨承入。卽賜之曰。卿忠勇。特賜袍帶。卿當仔細。莫負孤王意旨。承知語中有因。謝恩而出。操防帝素嚴。時恐帝謀於別人。與操不利。此時間。其宣召董承入宮。暢叙。卽私候於宮門。待承出。嚴詰所以。且疑其衣帶有詐。勒令脫下細察。承不能抗。不得已從之。操察視有頃。見無疑竇。始任之去。董承將歸。竭一夜之力。得帝血詔於衣帶中。諭其設法圖操。承以操勢大。祇有秘密連絡。乘機下手耳。備爲宗室系胄。存心忠義。亦邀與共事。備允之。忽操遣使招飲。備疑爲事發。驚懼不敢卽行。遲疑有頃。始從之去。操於席間。與備暢論當

世英雄。以覘其志趣。備知操疑己不釋。正謀自隱。聞言譌曰。袁術如何。兵備糧足。可當英雄。操曰。袁術墳中枯骨耳。擒伏不難。備曰。袁紹如何。虎踞冀州。可當英雄。操曰。紹少謀寡斷。見利忘義。非英雄也。備曰。劉景升名稱八俊。意者足當英雄之稱乎。操曰。劉表有名無實。非英雄也。備曰。孫策領袖江東。意者足當英雄之稱乎。操曰。策藉父著聲。非英雄也。備曰。然則劉璋。張繡。張魯。韓遂。必有一足當此稱。操曰。此益自鄙以下。不足挂齒頰矣。我意使君與操。方足當此稱耳。備震驚無措。至於失箸。蓋操多疑忌。備惟恐知其胆識。故役賤以自隱。冀操意不之及。乃得乘機以謀操耳。無意爲操道破。宜其失驚。因隱飾而過。及得術與公孫瓚戰。訊備乃稟報曹操。謂術兵自徐州過。應往防禦。以備不測。操未留意。遽曰。然則卽請使君領兵一萬。前往何如。備喜出望外。啣命疾去。忽爲操謀士郭淮所聞。告操曰。丞相令備出師。正類放虎歸山。縱龍入海。日後必爲大患。操覺出追不及。惟有暗令徐州車胄。乘間謀之耳。而承自奉獻帝衣帶詔後。日夜

焦謀去操之方。以其勢大。不敢下手。終至憂傷成疾。魂夢中常作殺操之狀。日者偶爲太醫吉平所覺。喚承醒而詰之。承不能隱。吉素有忠義。聞語亦掬心謂之曰。曹賊之無狀。人神之所同憤也。某雖太醫。亦未嘗敢棄心頭。幸操時患頭風痛。必使某爲醫治。倘於斯時。暗下毒劑治死。非勝刀兵萬倍乎。承喜拜之。吉啣命去。坐待曹操病發。從事暗殺。

### 梅龍鎮

明武宗帝。一風流皇帝也。登位以後。時好徵行。日者扮爲軍人。孤身出外。行次梅龍鎮。投宿一酒肆舍。肆中主事。祇兄妹二人。兄名李龍哥。妹名李鳳姐。藉此營生。頗足度日。時龍哥有事外出。因囑鳳姐善待武宗。鳳姐從之。煮酒烹茶。一任帝之呼喚。頗覺殷勤。帝以其姿色佼艷。一見醉心。因學登徒子惡行。借端叩其芳名。鳳姐語之。帝乃令備上等酒飯。鳳姐索錢。帝故故不與。必欲令鳳姐伸手接納。鳳姐不肯。令帝置銀卓上。帝曰。卓滑而銀光。滾至地上。其如之何。鳳姐

曰。我不難檢起。帝曰。俯首檢遺。將苦汝腰。鳳姐曰。不妨。帝仍不與。鳳姐爲護欺之曰。軍爺進我店後。曾見一古畫乎。帝不覺神移曰。畫何在者。語時。無意置銀卓上。遂爲鳳姐攫得。爲備酒菜甚豐厚。帝又逼令其行觴。鳳姐不肯。以不勝逼迫。不得已爲斟一杯。帝在酒後。行益無賴。鳳姐逃入臥房。閉門拒之。帝求其啟門。鳳姐曰。必待哥至。乃敢立待。久之。僞爲龍哥自外歸者。高聲呼之曰。汝肆中冷飯而酒劣。何以供人。速算清賬目。吾不能留意。鳳姐信之。啟門窺視。帝急塞身以入。自白爲當今聖上。鳳姐初不之信。帝因解去外衣。示以龍袞。鳳姐急跑地求恕。帝笑慰之。從此更衣入侍。寵擅六宮。

掛印封金

曹素愛關羽。謂其奉事忠勇。三國中一人而已。當與備失散時。羽困守土山。得甘糜二夫人旨意。暫居操營。操欲結其歡心。贈金賜袍。無日不有。然羽終爲之移心。平居仍苦念皇叔。以不悉其下落爲憾。旋備在河北袁紹麾下。知羽依身

曹操處。命陳震齎書招之。羽見書大喜。作答以後。卽往操前告辭。操亦聞訊。知羽將他去。深恐挽留無術。不與謀面。羽無法。往面張遼。意欲乞其轉報於操。遼受操旨。亦托疾不出。羽不得面辭。乃作書別操。凡累次所受金銀。俱分毫不取。封置庫中。其漢壽亭侯印章。亦懸諸堂上。以示操賜一介不受之意。部署既畢。奉請甘糜二夫人登車。提偃月刀。乘赤兔馬。率舊日從卒二十餘人。驅車經出關。吏阻之。羽高聲喝退。望官道進發。親自斷後。操以其不爲己用心。甚恨之。程昱蔡陽勸令率衆追殺。操不聽。令張遼往邀於途。請其少待。自引數十騎往送。相見數語。出千金爲贖。羽辭之。操又贈征袍一襲。羽辭之不得。念非財賄。不得已而受之。然造次逕取。恐有變詐。以刀尖挑之。長揖而去。操意頗戀戀。見其去遠。顧左右長嘆而返。故羽受操所賜。祇一馬一袍而已。馬之所以不辭者。以覓兄跋涉。正有須於此駿足耳。

### 魚腸劍

伍員逃出昭關以後。行入吳境。欲見吳王而無機。偶游途中。忽見一肉舖主。方與人爭鬥。內有老婦。持拐杖而出。輕呼一聲。其人急釋爭而入。問之。知其人名專諸。呼之者其母也。不覺私嘆其孝。叩門求見。專諸出延之。互通姓名。知爲子胥。亦欽敬有加。進問其蒞吳之由。員曰。平王無道。納妻子媼。父兄諫阻。俱遭殺戮。來此謀見吳王。爲復仇計耳。專諸曰。今有姬千歲。招賢納士。時恐不及。曷往復之。姬千歲者。公子闔廬也。有異志。謀刺王僚奪其位。故傾心下士。求賢爲輔。隱物色奇人。以謀大舉。員亦聞名知之。太息謂之曰。奈無機緣何。諸曰。曷在此稍待。苟爲千歲聞知。必來敦聘。員謝之曰。視專兄孝義兼全。員且不檢。願與結爲昆仲。諸曰。某一介匹夫。何敢高攀。員固強之。諸仍請命其母。母頗重員。專諸乃與交拜。迄邇久之。卒無機入見闔廬。質斧旣盡。至以吹簫乞食。籍度時光。英雄落魄。至於困厄如是。夫亦大足令人心傷已。旋有報於闔廬者。闔廬出訪。未得。見一吹簫客。鶴髮童顏。相貌奇異。諦聽其聲。則如怨如慕。招問之。卽伍員也。



蓋員乘闔廬過時。有心自見。故吹簫以引其注意。闔廬得員。如獲異寶。偕入宮中。傾吐其心事。謂未得壯士以謀國耳。員以專諸薦。闔廬以千金聘之。其部下又以魚腸劍獻。闔廬擇日宴王僚。令專諸以劍藏魚中。刺之於席間。遂登帝位。

### 寄生花

程生大可。聰穎善讀。父早世。母辛苦撫育。漸至長成。劃荻示書。親爲之教。大可學業。於以漸成。母期望頗殷。至是又拚擋學費。使生留學東瀛。有趙錢二生。與生本同學。此時亦擬東渡。生與之結伴偕行。俾易助理。不料道出滬濱。趙錢競作狹邪游。強生與偕。生間從其後。識一妓曰素馨。頗承青眼。蓋素馨慧眼天生。雅善相人。以生忠厚無浮浪習。故待之獨摯。已而趙錢俱以生貲竭棄去。不少顧惜。生困頓旅舍。大遭白眼。念未婚妻蕭氏。父母正居滬濱。往投或得其資助。仍得續東渡之計。豈意蕭父本一荒儉。以生貧困。竟不之理。生益窘迫。忽途遇素馨。見狀叩悉其故。慨與資帛。令生成行。生感之甚。發憤求學。聲名籍籍。既卒。

業歸。各方爭聘之。蕭父乃大悔。懼其報怨。心甚惶惑。女又以阿父無狀。意存賴婚。不善其事。早忿而自盡。察生曾受素馨德惠。乃出重金贖歸。認爲己女。挽生父業師勞乃庵。先容於生。生不可。乃庵責以母命。再三強迫。而尤花燭之夕。則見所謂新人者。宛然素識。卽素馨也。生因拜謝其德。謂非此不能有今日。相得甚歡。

### 釣金龜

張媪家貧。生有二子。長子張仁。攻舉子業。取媳王氏。不守婦道。視姑如無人。嘗加虐辱。媪不能堪。分長子率婦分炊。自依次子以生。次名張義。秉性純孝。日在孟津河釣魚。以供菽水。日者義於河次。忽釣得一龜。大異尋常。偶觸地面。便見金色爛然。喜以而母。母見其手中持一巨龜。卽責之曰。母固謂汝河下釣魚。黑魚黏魚烏龜。三者不可垂釣。今如此背逆母命。安得不令母生氣。義曰。我初次得之。固仍置河中。既而又得之。我憤擲於石。見有金光。是以將歸。母趨近視之。

曰是金龜也。意天或憐我兒孝順。故以此賜兒。我曹有此。從此不愁貧矣。兒曷將出換米柴乎。義曰。吾意今當出換魚肉。以供大嚼。媪曰。常將有日。思無日。莫把無時。當有時。兒雖有此。幸母自滿。義曰。兒知之。固當出換柴米。奉母親也。言至此。忽思及頃間。鄰右周翁曾言。阿兄赴京應試。已幸中進士。出爲祥符縣令。遂以白母。母不之信。曰。爾非誤聽乎。渠作官。奈何無報單。義卽往問周翁。翁曰。報單固有之。惜送向乃嫂王氏所矣。王氏接乃兄報單以後。已悄然動身。奔向祥符縣去。義舉以報母。母大憤。怒曰。不孝哉。乃兄曷攜我拐杖。前赴祥符縣。叩問其身從何來。官從何得。義曰。是全出自母親教訓。夫誰勿知。曰。然則汝速往者。義以母老。猶不忍遽別。母催之曰。爾不去。卽爲不孝。去休去休。義乃含淚以行。

### 盜宗卷

漢高祖后呂氏。自高祖崩後。陰有強大諸呂之志。惠帝既立。后以帝虛弱無子。

陰取後宮美人子。育爲惠帝後。立爲太子。惠帝旋崩。呂后挾以臨朝。大封諸呂。王者四人。列侯六人。外此掌重權者。又不能計數。同時耽殺趙隱王如彘。幽趙幽王友死之。逼趙共王恢自殺。殺燕靈王建之子。凡所以弱劉氏者。無所不施。獨關東諸王。呂以途遠。未得籍口而并滅之耳。然恐僞及少帝。鋤抑呂氏。終未能忘懷也。遂思并劉氏宗卷焚之。俾將來劉氏自承爲王室後者。無所藉口。放膽誅滅。亦無所顧忌。知御史大夫張蒼。職掌劉氏宗卷。及圖書文籍。意必在其掌中。逼之果然。呂對火焚之。以爲從此劉氏王子王孫。將無考據矣。忽關東諸王。以呂氏處事日乖。遣田子春至。向丞相陳平。索取宗卷。平以迫蒼。勒蒼卽時交出。蒼以宗卷已爲呂后給去。不能遽應。平憤而奚落之。謂如不將出。罪將赤族。蒼含糊辭歸。籌思無計。懼欲自刎。爲其子秀玉所聞。叩蒼以故。蒼長吁告之。秀玉曰。父幸無憂。是猶在兒處也。蒼不解。秀玉入內。攜出果非虛造。喜極問之。曰。呂后有異志。兒固已默窺其微矣。高帝死後。知蕭牆之禍。必不能倖免。故特

抄錄全卷。以備不虞。前之以付呂后焚去者。抄錄之贗鼎耳。真璧固自在也。蒼聞之。稱其有先見明。攜卷赴平府。逆知關東諸王所遣之田子春。必留匿其處。因亦如其所奚落者。以奚落平。平得卷大喜。亦忍受而已。因相與謀去呂之計。

### 盜魂鈴

此演西游記唐三藏往西天取經事也。三藏有三徒。大曰悟空。卽孫行者是。二曰悟能。卽豬八戒是。三曰悟淨。卽沙和尚是。三徒中以孫行者爲最野。亦以孫行者爲最有法術。路上屢遇妖魔。率爲孫行者所擒捉。至沙和尚與豬八戒。爲行者一助手。或尙足以勝任。若無孫行者。欲其獨當一面。固無是能力也。語有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妖魔鬼怪。聞三藏取經之信。莫不設法迷惑。幾於遍地陷阱。步步荆棘。幸有行者沿途防禦。乃得遲遲而前。日者行經一山。三藏深恐又遇魔怪。命八戒先行探路。八戒叩命向前。但見山青峯秀。風景絕佳。自意更無魔怪。盤踞其中。行及山崗之上。忽見茅屋數間。狀頗整齊。門前一妙齡女子。

悄立眺遠。八戒本好色。卽上前調謔。唱小歌以誘之。女本妖魔變相。謀以中三藏者。見八戒形狀雖醜。亦初無畏意。聞其歌聲。亦嬌聲呼好。八戒大喜。曲罷又繼以一曲。女郎益悅。八戒乃以口渴吃茶爲由。語之曰。歌唱半日。曾未有一茶半水進口。將奈之何。女郎笑曰。然則我卽爲汝備之。曷請偕入室中。爲汝消渴。八戒喜甚。連聲允好。從之而入。女待八戒入室。先延之坐。轉身入內室取茶。八戒豬性成就。以女郎不在。東張西望。陡見桌上霞光萬道。一寶物高置於上。始覺誤入魔窟。不禁驚駭。因乘女郎不在。急揣入懷中。拔足出奔。行時乃爲女郎所知。追蹤而出。八戒幾將不免。幸孫行者聞聲跡至。出敵妖魔。八戒轉危爲安。妖魔卒爲行者所敗。

雪杯圓

明莫懷古爲太常寺正卿時。爲奸官湯勤所陷。懷古棄官逃避。匿居河北。其老僕莫成。素懷忠義。代懷古受罪而死。懷古乃得脫避匿。旋湯勤敗。懷古同寅戚

繼光素知懷古匿處。通函告之曰。殃汝者去。謀汝者戕。汝可以出世。莫汝毒矣。懷古從之。頻年客處。至是乃賦歸歟。行經柳林。見一塋墓頗巍。墓碑大書太常寺正卿莫公懷古之墓。心知當爲莫成窆葬之處。蓋莫妻在家。不及意。莫成代死之事。卽謂莫成屍首。爲懷古真身。卽取而營葬於薊州西門外。歲時祭祀。曾莫愆期。當懷古經此時。正值清明佳節。莫妻傅氏。正帶莫成之子文祿。虔誠祭禱。哭泣盡哀。懷古見而傷之。逕前呼其妻。妻見之。驚爲遇鬼。掩面欲逃。懷古止之曰。卿幸勿爾。我非鬼也。傅氏驚懼曰。汝死已數年。何謂非鬼。懷古曰。我實不死。有代吾死者。我至今念之。傅氏曰。然則請任我察之。我夫有貴相。二一爲腦後玉枕。一爲三台骨。吾能撫而知之。懷古曰。卿請試之。傅氏撫之。果然。喜極轉泣。殷殷訊問曰。世風久澆。親族陷汝者有之。朋舊謀汝者有之。孰代汝死者。懷古哀聲曰。此中人卽我義僕莫成也。成忠吾。代吾一死。吾乃得銷聲匿跡。避匿至今。傅氏曰。善哉。僕而有此。彼堂然巍然。頤指氣使者。愧對此人。已。文祿見

狀亦驚詫出意外。前請懷古曰：老爺歸矣。我父何在。懷古垂淚曰：傷哉此子。汝父已代我死矣。墓中人卽汝父耳。文祿大哭不已。傅氏曰：渠父代我夫一死。傷悼殊深。文祿頗馴善。曷兒蓄之。懷古點首。遂撫爲養子。視文祿益善。

探寒窰

此在綵樓配後。王允以首相之尊。大次二女。俱許顯貴。獨愛三女寶川。婚嫁之事。不忍遽許。乃蹤拋球韻事。使之擇配。綵樓詎知寶川不肖。球竟擲入乞丐平貴手中。允聞其事。赫然震怒。遂平貴去。寶川大憤。謂其父曰：探樓之配。信誓旦旦。所不可背也。父謂平貴卑賤。寧知貴者之不可以久而卑賤者之未必以卑賤終身乎。父遂平貴。固知愛兒。兒愛名節。願從平貴於寒窰。允遂與三擊掌爲誓。謂爾知平貴之終必富貴。請從此去。不富貴無相見。寶川不顧。悍然從平貴行。共居寒窰。極盡莊敬之禮。旋平貴從軍西去。寶川獨居寒窰。了無悔意。允大增魏虎。自西域歸。行經寒窰前。譌告寶川以平貴死耗。寶川悲傷成疾。狀益困。



頓允家僕見之。告於老夫人。夫人固甚愛寶川者。聞狀痛甚。急攜侍從。備銀米。潛往探之。既抵寒窰。見敗瓦頽垣。幾非人境。寶川本盛容豐壽。此時亦已形容憔悴。無復人色。憐之甚傷之亦極。不覺挽其雙手。泣語之曰。兒何自苦至是。相府尊嚴。兒奈何薄而勿居。嗚呼我兒。苦我兒矣。寶川亦泣曰。是有命在。非人力所能強爲。母幸母悲。兒薄命不足憐也。夫人聞語益傷心。令侍從叩見寶川。以銀米獻。寶川曰。母幸恕兒。兒與父立誓。居寒窰後。不受其絲毫津貼。兒不能受。夫人強納之。要以共返。寶川不願。夫人飭侍從回府。謂將從女於此。寶川曰。是何可以屈我母。夫人揮淚曰。兒能居是。母豈不能居是。寶川不得已。乃假允同歸。誑夫人出窰。堅閉窰門。哀聲謂之曰。兒不能背前誓。請母獨歸。夫人仍嘆息而去。

### 探陰山

包拯居官正真。不畏權奸。正史有閻羅包公之語。後人附會之。遂謂拯陰陽兼

理怪誕不經。戲劇乃至有探陰山之劇。劇中情節。謂在仁宗。宋大放花燈時。有柳氏女子曰金蟬者。隨家人出遊。以觀者擁擠。與家人相失。踽踽獨行。無所爲計。無賴李保見之。竟誘至其家。強充下陳。金蟬不從。遂被勒死。旋恐逮入官中。稔知金蟬中表親顏氏。有公子丰貌翩翩。治書甚劬。不如移屍其門前。卸禍於顏。則案發以後。人但知顏公子有心金蟬。迫奸不從。因而殺之耳。卒不至疑及己身。而我殺人之罪。亦可以洗刷盡矣。思已移屍潛就顏氏門首。地方不察。果逮顏公子去。值包公訊理。以顏極口呼冤。視其狀。則書生耳。翩翩如婦人女子。非能忍心殺人者。於意滋疑。不得已下陰曹。令判官查核生死簿。則簿上標註。固明明爲『柳金蟬看燈出外。爲顏生奸斃』二語。包仍不信。乃就陰曹私訪。直至陰山之背。得柳金蟬冤魂。就而問之。知爲李保所殺。生死簿上。所以改爲顏生奸斃二語者。以陰間判官。正李保母舅。徇私庇護。遂撕去全篇。就李保名下。改爲顏生。再如式寫上。故爲包公所不及覺察耳。包聞狀大怒。立令判官改。

正判官不從。幾與包爭鬥。包怒斬其人。乃回陽世釋顏生。逮保至。治以死罪。

### 探親相罵

劇旨謂有鄉下老媪胡媽媽者。有女野花。遣嫁城中。睽隔兩地。媽媽思念甚苦。乃往探之。遂稍整衣飾。略帶鄉下土物。如麵食饅饅。刀豈扁豈等。騎驢入城。直達野花門前。剝喙一聲。野花出而啟門。見爲生母。殷勤邀入內室。坐甫定。野花卽哭訴爲人媳婦之苦。媽媽勸之曰。是固與居家迥異。曷稍忍耐。野花曰。吾固未嘗不忍耐。奈受氣已足。忍無可忍。何。正語時。而女姑已歸。見爲親家。卽囑野花烹茶款客。與之細訴家常。語次。忽盛道其媳婦之劣。謂脚大不知裹髮。亂不知理。針線不會作。但好與鄰里閒談。搬舌根。亂是非。以爲快。是當以居家少教訓。而然。鄉下人素質直。聞之。卽不耐。曰。女在家應受母教。嫁爲人婦。禮當由翁姑教導。如親家言。豈將令爲人母者。偕之至其夫家。伴居一世乎。姑曰。否。語有之。桑枝才長直。長大就不歪。汝之不肖。尤在幼小嬌養爲多。胡媽媽曰。女自出

我門。卽爲汝家人。教亦由汝。不教亦由汝。必以不會教而委過於我。則我不能受過也。正爭執間。而其壻適歸。見兩方怒容滿面。畧事勸解。謂渠自鄉至城。路途遙遠。來此探望女兒。母奈何生氣。姑憤然曰。畜生庇婦。見丈母便忘爾母乎。與胡媽媽爭益烈。卒至不歡而散。

得意緣

元初。蜀風火。岩有俠盜曰狄龍康。本宋名臣後也。因父盡忠殉國。恐元廷株捕其家族。不得已避入深山。落草爲盜。滿門男女。俱擅武藝。故聲勢雄厚。稱霸一方。狄母尤饒健。年雖老而精神矍鑠。不殊少年。一寨事務。須稟其成命而行。旋狄因年老無子。有二女。長居寡。而次猶待字。乃擬下山赴成都。訪賢擇壻。次女名雲鸞。年雖及笄。仍嬌憨如未通人事。聞父爲擇壻。欲求偕往。絕無羞澀之態。狄阻之而罷。既至城都。見有廣場賣藝糊口者。拳棒出人。不覺傾倒。訊之。知爲盧昆杰。本川督徐世忠外甥也。盧聞徐得志於川。奉母命往投時。不幸已爲奸

佞搆陷去任。囊貲罄盡。流落不得生。因賣藝焉。狄急引之歸。招爲贅壻。與雲鸞結儷以後。伉儷殊篤。日者。雲鸞正見昆杰獨坐書室。入與間談。便及武藝。雲鸞卽命以己雙戟並雌雄鏢取出。爲之演述。昆杰以其神妙。乞其傳授。雲鸞不允。作種種驕駭之狀。謂欲傳授。必先拜師。苟不拜師。卽不能傳授。盧不得已從之。雲母忽出。乃試放一鏢而罷。未幾。狄有舊部兄弟。因遭官兵圍困。求狄往援。狄不得已。許往訪探情形。藉謀解圍之方。語私聞於盧。不直其所爲。急欲私遁。戀雲鸞不能捨。私告以意。雲鸞亦以恩情厚篤。同往訴其祖母。祖母全家阻之。不得。則爲必欲下山。老婦於明日當親以干戈餞送。雲鸞大驚。以山有舊例。羈留者果強欲下山。必須經過五道寨口。能奮力殺出者。方得脫身。然事已至此。亦不得不冒險而出。祖母全家。卒以母女之情。釋之過關。雲鸞竟從昆杰至姑家。

### 斬黃袍

趙匡胤於柴榮死後。黃袍加身。取得帝位。納韓素梅爲妃。匿居宮中。終日不出。

素梅有兄曰龍。匡胤以妃故。拔爲卿貳。兄妹在朝。頗擅權弄政。以匡胤義。鄭恩。慙直。入諫其非。匡胤不聽。恩卽當殿斥其無道。匡胤怒而縛之。入白於妃。素梅與兄卽乘機合謀。灌帝以酒。矯旨斬之。高懷德知其忠。飛章力保。爲素梅兄妹阻匿。不達帝前。恩屈死後。其婦陶三春知之。率兵復仇。逼臨城下。帝至是大悔。苦求高懷德調解。懷德求其誅斬素梅兄妹。封鄭妻子。並賜黃袍。謝鄭地下陰魂。帝一一從之。三春始率師退。

斬馬謖

馬謖因誤信孫子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一語。致於喪師辱國。街亭要隘。亦以是失去。敗後不得已。偕王平高翔魏延。往見孔明。孔明正當空城計。嚇退司馬懿後。退歸漢中之時。聞報先喚王平責之。平乃細述馬謖。復諫失事。及己分兵圖救之狀。孔明乃喚馬謖入帳。變色而怒曰。汝謂飽讀書。奈何自我街亭。須知街亭爲蜀魏出入要隘。何等重要。汝輕輕失却。將何言者。謖引咎自責。甘受軍

法。但以八旬老母爲請。孔明乃於謾綁出以後。又喚回安撫。謂老母年高。我必爲汝奉事。此爲軍法所繫。有不容廢弛者。因揮淚斬之。左右問狀。孔明曰。吾斬馬謖。思及先帝耳。先帝謂謖言過其實。不能大用。吾一時大意。誤用之。竟失街亭。安得不令人重念先帝之明哉。左右俱爲嘆服。

### 斬貂蟬

劉備偕關羽張飛二人。從曹操出征呂布。布敗。隕命於白門樓。家屬星散。妾貂蟬爲張飛所獲。送至羽處。羽心懷磊落。貂蟬雖美。初不足動其心志。亦閒然置之。偶於月下念及。喚貂蟬詰訊。以董呂擅權隱事。蟬一一爲陳之。羽始恍然。更訊其知否。歷代賢奸。孰則供人吐詈。孰則受人稱揚。蟬謙曰。小女無所知。但知周有三傑。周公召公太公。漢有三傑。蕭何韓信張良而已。羽曰。然則虎牢關前。孰爲英雄者。蟬私念當推呂布。以在羽前。不得不稱之曰。是三將軍耳。羽問畢。欲全其義。乘間於月下斬之。

梵王宮

此劇要旨。謂有少年華雲者。與一美女郎劉杭燕。在梵王宮內。邂逅相逢。一見之後。遽相心許。杭燕積想成痴。遂至染病。幸賄通媒婆。覓得個郎。改扮女裝。由女兒間接。誑入其家中。寄頓於妹杭燕房中。乃得暗渡鵲橋。各遂心願。二人自此對天立誓。拜月盟心。白頭偕老。永矢勿譖。旋一宿以後。華雲別去。爲延媒請字之預備。

貴妃醉酒

貴妃醉酒亦名百花亭。以在百花亭內。飲酒致醉故也。時玄宗寵楊貴妃甚。先一日。與貴妃約曰。明日將與爾宴飲於百花亭中。爾當先待於彼。貴妃如期先往。備齊御筵。坐候駕至。詎久之又久。玄宗遲遲不至。貴妃念之甚。遣宮娥密探之。則報駕已幸西宮。江妃處去矣。貴妃惱甚。卽據坐獨酌。時高力士裴力士二。闌正侍於旁。貴妃三杯既醉。春情映蕩。幾不自持。萬種情懷。無可排遣。四顧侍



從獨高力士。裴力士。昂藏男子。卽忍俊不禁。作種種淫浪之態。以動之。二人僞爲不解。貴妃不獲逞。遂倒於玉椅。頽然睡矣。此劇作勢作淫浪。識者多謂其無謂。曩年路三寶。頗擅長是劇。至今寶璧雲演來。亦不脫不黏。却到好處。雖名京劇。實出崑曲。故語多雅馴。

## 十二畫

### 祭長江

荆州天險。爲吳蜀所必爭。兩方竭死力以角逐者久矣。劉先主竭九牛二虎之力。使盡智計。僅乃據而有之。關羽失謀。又不幸爲呂蒙設計。篡取。先主憤而伐吳。時孫夫人方獨居江東。聞先主敗耗。誤爲已死。遂請命國太。白衣帶往江邊奠祭。浩浩煙波。一望無極。不覺悲懷填咽。號洵而哭曰。耶君已矣。壯志吞雲。隨江流而俱盡。豪氣吸日。從煙縷而無蹤。魂有知耶。魂無知耶。憶昔桃園結義。共誓生死。大破黃巾。聲名遂顯。旣而南北投奔。萍蹤無定。當陽被厄。夏口投奔。全

恃諸葛孔明之力。遂得托足荊州。東吳招親。郎君簡裝來投。勇氣豪情。孰不欽仰。嗚呼郎君。關張無命。郎君顧念誓言。不惜傾師報仇。至於身殉。義則義矣。如賤妾何。嗚呼郎君。於飛之樂。畫眉之歡。郎君猶有念者耶。徒以兩國不和。遂致夫婦分析。然而一片痴情。仍縈繞夫郎君左右。郎君其鑒之否耶。嗚呼郎君。郎君既逝。妾命何存。願隨郎君去耳。生以國事齟齬。不獲盡唱隨之樂。一死既休。萬緣俱絕。碧落黃泉。或足容我二人並肩逍遙乎。嗚呼郎君。郎君稍待。妾今來也。痛哭至此。遂一躍入江。舉身以殉。後人欽其節烈。相傳孫夫人以一念堅貞。感達上帝。獲封梟姬。此則幽冥渺渺。不可考矣。

黑驢告狀

黑驢告狀。爲包龍圖七十二無頭案中之一。時則有白桂娥者。姿色艷美。爲退休奸相葛登雲所垂涎。其夫范仲禹。自赴京應試以後。桂娥卽爲登雲篡取入府。逼與成禮。桂娥不願。屢以病推托。登雲知之。逼益急。桂娥自念婦女重在名

節。丈夫遠去。一面爲難。奸暴貪淫。脫身何日。遂懸梁死。登雲急爲盛歛。寄柩菩提寺內。災手權勢。固不慮人之發其覆也。亦卽閒然忘懷。同時有山西富商瞿紳。原籍太原。東西京各有巨肆。紳以東京營業。三月不往清理。遂以西京店務。交托其弟。已卽收拾登程。途中驢蹶。紳見道旁有黑驢。方無主管。不得已捉而騎之。行行日暮。四顧無旅舍。但見路旁一茅屋。時焉。遂逕投之。屋本無賴李保居室。保以坐食放蕩。不事生產。方與妻相顧無計。得紳知爲大腹賈。竭誠招留。下迷藥酒中餉紳。紳不知其計。危坐飲之。不移時而毒發倒地。保急呼妻勒死。懸屍道旁。僞爲自縊也者。有傾忽蘇。自言爲范仲禹妻白桂娥。歷歷言其往事。過者奇之。同時有一女子奔至。自承瞿紳。則仲禹妻氏也。蓋隱魂不瞑。桂娥與紳各借屍還陽。不幸而陰陽顛倒。桂娥誤附瞿紳之身。而瞿紳則謁附桂娥之身。故有此誤。至桂娥屍體所以能出棺者。則以寺僧好貨。以寄存者旣爲葛登雲姬妾。則棺中必不少黃白。初不料其別有隱情也。更不料棺木才敗。屍身已

一躍而出。蓋已爲瞿紳陰魂所附故也。此時紳所騎黑驢。值包龍圖朝君歸衙時。忽奔阻其前。若爲紳伸冤者。包異之。飭人從其後。遂得其耗。乃爲臥游仙枕。至陰曹地府。察勘一週。用照妖鏡將男女魂換轉。治葛登雲李保以應得之罪。讞因以定。曾閻包公案者。必能歷歷道之。

黑風帕

宋潘仁美當政時。楊氏父子。一一爲其所害。步將高旺者。久隸楊部下。楊父子既死。旺亦憤權臣驕橫。忠良屈死。遂棄其妻子。出關逃隱。未幾。有天堂六國叛宋。宋使佘太君率兵征之。太君知旺才。急欲收爲己用。使楊八妹喬扮男裝。出關召旺。八妹者。楊氏子遺。以女流得獲倖免者也。感太君恩。不得已爲之率兵。以行。旺亦情不能却。偕之入關。顧關已叛宋。堅守不令入。高旺墮身而前。呼守關與戰。守關者本其妻子也。而旺初未之知。卽旺亦不知其妻子之堅守於此。兩方遂起劇戰。交數合而子敗。退回關中。易其媳復出。媳有秘術曰黑風帕。卽

使出困旺。旺於此道亦所素擅。立使出敵之。媳不能敵。一一爲旺所破。旺遂大獲勝利。此時旺戰興方濃。見此孀孀婷婷之女將。已爲己敗下。忽發狂態。戰以游辭。媳抱慚回關。旺追至關下。忽聞有高呼己名者。仰望爲一白髮老嫗。異而訊之。固其妻也。蓋旺離家已數十年。故其子婦俱不能識。卽非旺妻留意。旺於少年嬌美之妻子。一轉瞬而已易爲白髮龍鍾者。不細認。亦不能一見而辨也。此時旺妻遂開關迎旺及八妹同入。數年闊別。於茲暢敘。各各悲喜交集。旺妻旋喚子媳出見。旺始知爲己所敗之女將。卽己媳也。不覺見之大慚。旺妻笑而解之事遂已。

### 黑松林

黑松林多插科打諢之筆。詼諧百出。令人見者捧腹。相傳其名張三者。游手好閒之徒也。嫖賭吃着。無一不犯。尤耽於賭。無靈五木。日夜不離手。父母旣亡。張三遂舉其家業。揮霍以盡。不能度日。則借貸於舅氏。偶有所得。卽混跡賭場之

中。手上銀洋。隨手耗盡。始已。既盡以後。必仍至舅氏之處借貸。舅氏厭其煩。乃爲代謀生計。然張實一無所能者也。乃教以蹲暗處俟單身旅行者過。持木棍欄而擊之。取其財物。謂之打槓子。張遵其教。夜持短棍伏黑松林內。靜待行人。一試劫奪錢財之好身手。未幾。有一中年婦。獨行踽踽。珊珊來遲。張念買賣到手矣。遂持棍突出。截其去路。婦敢於獨行。非無力者。然見張手有器械。知敵之亦不能取勝。遂不與計較。手攜包裹。任其篡奪以去。然張意猶未足。以其衣褲方新。所值當不淺。必欲褫之。婦再三哀告不能脫。乃舒其蓮花粲舌。將張所恃爲唯一利器之短棍。誑至手中。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將原物取回以外。反以張衣褲剝去。張無可如何。瑟縮回去。此其本事也。

祭塔

祭塔。演白娘娘之子。貴顯以後。還鄉祭母之本事也。先是有白蛇在峨嵋山上。脩練成身。忽念紅塵。遂下山游歷。旋遇許仙。以借傘結絲羅爲因。遂成鴛偶。會

遇端陽。夫婦同飲沈醉。白娘娘力不能支。就榻入眠。不覺原形呈露。許仙偶入臥室。忽見臥榻之上。有巨蛇占據。赤舌吞吐。若欲噬人。駭極而殛。頃之。白娘娘醒。見已肇禍。驚痛欲絕。舉手撫之。則許身冰冷入骨。去死已久。念返魂無術。有之。惟盜仙草可。遂歷盡艱難。冒盡險阻。始得數莖。以汁灌許仙。果即應手回生。旋許仙至金山燒香。有僧名法海者。與白娘娘有夙怨。遂舉情以告許仙。危辭恐嚇。謂白蛇今雖暱君。將來必有君禍。不如除之。遂授以合鉢。教以鎮壓之道。許仙信之。白娘娘產子逾月。許仙如法海教。即用鉢鎮壓白娘娘於杭州雷峯塔下。白娘娘自此以後。塔下光陰。遂無超生之日。旋其子長。以第一人及第。念及劬勞母氏。壓制塔下。萬劫不復。爲求於君上。祇准回鄉祭奠。以蛇妖故。不能多數伸雪也。子無奈。連乘至杭。就塔前祭禱。見狀暈絕。白娘娘以得守塔者特命。出見其子。歷歷訴往事。相對失聲。有頃。守塔者即命白娘娘入內。其子無奈。就此與別。事實荒唐。出白蛇傳。

開江州

初山東鄆城縣有宋江者。英名播天下。遠近爭以一識其人爲快。忽以殺閻惜姣事。罪發配江州。江州牢城營守卒。以厚宋江故。行動頗任其自由。宋江遂於牢城營中。識戴宗。李逵。張順。張橫等輩。茲數人者。長武藝。擅千鈞力。英爽喜交納。固自以爲英雄好漢者也。慕宋江名。俱見事之。宋江亦得日與週旋。無守卒之掣肘。江於斯時。名雖流配異地。而自由與居家相等。日者江出訪戴宗。李逵等不遇。獨登潯陽樓。沽飲。旋戴宗赴約至。各傾巨觥盡歡。漸飲漸醉。江以流配江州。含憤於心。忽舉筆就壁題詩曰。

心在山東身在吳。飄泊江海慢嗟吁。他年若得凌雲志。堪笑黃巢不丈夫。醉極忘形。反意遂流露於詩中。不意行藏洩露。遂爲無爲軍通判黃文炳所見。不覺喜曰。富貴在此一舉也。蓋文炳本工機警。佞諛於鑽營謀利之道。無不別出心裁。俟隙而入。上以揭人隱私爲務。文炳遂益得以密偵亂黨爲自己陞官。



發財之地。其存心之險。有類民國以來誣良爲惡。栽贓陷害之偵探。偶聞宋江名。知非能終爲人下者。得其詩。遂急抄呈於知府蔡九。竭力煽動之曰。苟釋宋江。將來必爲國家大禍。京師有童謠曰。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六六三十六。反亂在山東。試問以「家」字寶蓋合之於「木」字之上。加三點水於工字之旁。非宋江而何。況江本山東人。反亂在山東。不於此應耶。反詩在此。反形已露。大人不得輕視矣。蔡九聽。將捕江下獄。聞於戴宗。奔報於江。令處穢自食其遺。作瘋癲之狀。將以欺九。減釋其罪名。江掩飾不工。卒爲九拷服。戴宗援救不得。乃應九爲賈文書赴東京相府。擬乘機爲之運動。途經梁山泊。被吳學究設計拆閱。得計大驚。令人僞造文書回覆外。卽密率匪徒下山劫奪。此時戴宗所攜僞書。又爲黃文炳所發。亦被累下獄。卒以吳學究刼出而免。嗣宋江戴宗卽入梁山泊與羣盜合流矣。

### 喬醋

歷代多蕩檢之流。趣事逸聞。遂多纖艷。相傳晉潘安仁。當未第時。與樂伎巫彩章善。爾汝雙心。難分難解。以稽山濤之德。遂嚙臂成盟。誓共白首。忽遭喪禮。不幸分離。安仁家中。本有金雀一對。臨別之頃。私取一支。贈彩章作信物。以妻之。察察明慧。疑爲河東獅一流。不敢令之聞也。旋出宰河陽。桃李滿園。樂享宰令清福。其妻亦自原籍奔就河陽。彩章苦念安仁。此時已長齋禮佛。諷經如比邱尼。不再接納他人。以明夙志。聞安仁令河陽。亦爲書報之。詳述所遭。潘檢藏不慎。遺函於地。爲其妻所得。遂以出觀。金雀爲名。多方盤詰。安仁初尙竭力隱飾。以妻之步步進逼。必欲以其金雀一觀。始已。安仁辭窮言盡。不得已直陳其事。長跪爲彩章請命。妻見其函。頗憐彩章志行。但以安仁久事隱秘。心殊未甘。遂假作含酸。力斥其薄倖。安仁無奈。委過於山濤。其妻以不先告知。又斥其大膽妄爲。安仁急自引過。其妻乃僞詆彩章無耻。安仁順之唯唯。其妻遂謂汝既知其無耻。何爲又與之投合。安仁不敢申辯。但以聯交彩章。預備爲妻侍奉。爲

辭其妻又僞謂官衙以內。豈少傭人侍奉。安用此比邱者。安仁哀求不過。其妻卒爲成其事。蓋其妻雖妬。固明理達時務之女也。覩彩章志願。非不欲成其事。此不過僞妬以給潘耳。故以喬醋名是劇。

### 陰陽河

張茂深者。山西代州商人也。會茂深將往巴蜀經商。夫婦情深。依依不捨。中秋之夕。俱以歧別。在卽置酒痛飲。半甜兩心蕩然。遽相遣縈。迨夫晨雞唱曉。茂深行矣。其妻李氏。不數日卽得暴疾。淹臥床榻。失魂如死者。三月有餘。蓋以月下聯歡。充犯月宮。遽爲鬼府所逮。攝魂罰罪去也。張旋抵川境。川有奇俗。上下午交易各異。上午交易與各地等。下午交易。則須置錢水中。憑錢之沈浮定人鬼。以衡交易與否。蓋其地爲陰陽交界之處。上午鬼不現形。交易無所恐怖。下午則人鬼相混。非就水盆以鑑。不能判別金錢真相。妄事交易。多所損失。張本入圖問境之例。廉得其狀。異而出游。則見界外有擔水婦人。酷似其婦。然以界外

爲鬼境。不敢遽入。歸問逆旅主人。逆旅主人笑曰。非首插紅花而衣錦襖者乎。是鬼也。來自山西代州。服役於此者耳。茂深大驚曰。信乎。曰。孰謊爾者。境有鬼頭名倪木。時就我所轟飲。曾詳以告我。謂山西代州有李氏婦人。中秋之夜。卽與其夫酒醉行樂。冒犯月宮。月宮仙子。遂命令閻王。治以淫褻之罪。須令其白日挑水。晚上受罪。百日以後。方可還陽。倪卽應此案。鬼差勾攝之役。亦其親任。故不誣也。今倪因憐李氏孤苦。已引至家中。與爲配偶矣。茂深聞之大痛。急別店家。前往操視。會倪自外歸。茂深隱秘不及。李急給以代語。諱之爲兄。倪乃釋然。方欲置酒款待。倪忽又有代州之役。匆促出發。不及與張週旋。張以懸念家事。亦急偕與歸代。則妻果睡床上。不動如死。但胸口有微溫耳。百日滿後。李氏卽復生。與茂深團圓。但此後半本。今已無演之者。

雁門關

潘洪。北宋權臣也。當政之時。倚國丈之尊。讒害忠良。屠戮異己。明日張膽。了無

顧忌。有楊繼業者。本懷忠純。一代良將也。因潘子潘豹。以螳臂之微。在天齊廟擺設播臺。無名小卒。敗於其手者。固已有數矣。忽爲繼業之子所聞。前與比試。豹虛有其表。竟以此殂。洪懷憤在心。時欲以報。徒以繼業忠正。陷害無由。乃暗與蕭邦通款。密召蕭番寇邊南犯。洪則在君前甘言欺帝。先乞得招討之職。既得是職。卽故意稱揚楊繼業父子忠勇。薦爲先鋒。隸其麾下。既敗節班行。師留雁門關後。卽令楊氏父子。以寡師敵衆。不與援救。卒迫之受困兩狼。糧盡援絕。楊氏一門。除六郎延德以外。盡作疆場豪鬼。英雄壯氣。固可長存。而潘洪臭名。亦於是無磨滅之餘地也。已而六郎晉京。在宋帝前痛稟其事。帝不覺感動。命侍臣呼必顯。賚旨拿解來京。呼必顯知其勢。燄薰天。非伐斬其爪牙。則勾結手下。必多不測。遂借計閱兵。先賺取其帥印。再將其手下爪牙。各各遣去。乃宣旨擒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立置囚車之中。是時潘洪手下私人。雖傷其遭殆。欲返救亦已不及。事出金鎗傳。權臣誤國。無所不用其極。以一子私仇。不惜

招兵引寇。冀遂其陷害之計。卒之害人者。已亦不能脫其禍。後之秉國者。可於此鑑已。

華容道

赤壁之役。曹操竭一己之力。率大兵八十三萬。下江南擊吳蜀。始意以吳蜀小醜。竭雲屯虎聚之衆。不難一蕩而平。滅此朝食。不幸爲諸葛孔明周瑜二人聯謀所敗。操毀容易甲。自問道出華容歸都。孔明熟知其隱。急派人截華容道上。以爲以逸待勞。不難一舉擒操。關羽求功急。方以孔明調遣諸將無遺。獨已不與此役。怨懟滋甚。遂前詰其故。孔明笑曰。方將重用公。但恐公重視私恩。未免有誤大事。故不敢遣公。不然。華容道上。操必就之以歸都。公但率一師一旅。截之。有不成擒者乎。關羽曰。曩日投操時。禮我固厚。其私恩誠不能忘。然爲斬文醜顏良二將。報恩已足。此爲國家大事。何可與私恩相提並論。苟縱曹操。甘當軍令。孔明遂任之去。未幾。操以敗北歸。果出華容道。此時兵敗馬絕。隨行祇七

十二騎。關羽遇之。陡縱馬橫刀而出。操與諸騎在狼狽之中。又特逢悍軍截擊。心膽俱裂。脫生之法。一時不知所出。幸操手下有程昱者。畧有智謀。遇變不驚。謂關羽素重公義。公曷不以舊情動之。操從其言。趨前向羽哀懇。辭旨卑抑。聲淚俱下。羽油然而感動。一念昔日厚恩。卽欲殺操。心終有所不忍。竟整甲捲兵。令士卒放開大路。釋操與從騎前去。忽又念軍令當前。何以歸報孔明。又欲馳騎追殺。以操遣張遼回謝。羽益動故人之情。竟嘆息收兵回營。孔明以有軍令在。卽欲以軍法從事。經先主哀求而罷。此劇主旨。在曉世以交誼之道。今日世界。落阱而下石者多矣。安得萬羽。一一以激厲之哉。然私恩與公義。究有大別。閱者於此。又有未可盲從關氏。不詳細審度者也。

### 晴雯補裘

晴雯補裘。出曹雪芹所編紅樓夢五十二回中事。一至摯至情之劇本也。紅樓夢中所稱之賈寶玉。生長綺羅。相與週旋者。率爲粥粥羣雌。鬢影釵光。脂香粉

賦寶玉目所見耳所感。莫非俏容俏語。一世艷福。虧他脩得到此。作書者於其一身。既全神灌注。閱書者亦神爲之往。恨不化身爲書中人。一親此數十美人之色笑。而晴雯侍婢。在羣役中。尤得寶玉之愛。論者但謂寶玉厚襲人。玉待襲人。固有異於衆。然論摯愛。不及晴雯多多。觀於書中口吻。不難判別。晴雯侍寶玉久。於玉亦飽含摯愛。雖多嬌憨使性之時。而噓寒問暖。分外關心。固不能矯飾以出也。時則天氣嚴寒。黑雲低壓。油然有雪意。玉祖母賈母。固酷愛寶玉者。恐其受寒。特以來自俄國之金雀裘賜之。金雀裘者。質美價昂。極貴重極不易得之禦寒具也。以值寶玉舅氏壽辰。賈母命其衣裘往祝。爲宗族交游光寵。寶玉應命往。偶不經心。此寶貴之雀裘。忽爲燭燄無情。私染一指。竟穿一細洞。寶玉急着人攜至織補肆中。求其補綴。肆無上等技師。俱不敢應命。寶玉急甚。恐賈母傷心。不敢覆命。聞於晴雯。雯方臥病不起。以寶玉焦憂故。竟力疾爲任其事。分經劃緯。連手應心。補其缺陷。與新無二。當時雯正神昏氣喘。不獲支撐。然



忍苦從事。竟抵於成而後已。寶玉感甚。當其從事之時。亦忽爲之酌茶。忽爲之捶背。歷碌無已。嗚呼。痴情感激。一不惜其病。一不惜其身。相得忘形。神爲往矣。

### 富春樓

鄆城有樂伎曰陳三兩者。本姓周氏。宦家女也。父母早喪。爲姑母所育。爲德不卒。女既長。見其姿色出人。竟改變心腸。密售諸煙花窟中。更名三兩。女心不甘也。顧老鴇酷虐。驅伎接客。不從則鞭。以爲常事。故女雖不願。亦不敢形之辭色。狎客有名陳魁者。年方弱冠。而誠篤不苟。三兩與有嚼臂盟。會老鴇壽。魁往賀。乘間求其釋三兩。不令接客。爲鴇所斥。魁憤以告三兩。三兩曰。鴇利在得金。他人皮肉。又焉惜。子佼佼不羣。曷謀一業以自振。援予以出火坑乎。魁曰。將何業而可。曰。莫善於商。曰。資何自出。三兩曰。已矣。妾稍有私蓄。願出爲郎君博萬倍利。遂出五百金與之。且叮嚀曰。子慎之。此區區者。其來不易。莫輕視此金。將之揮霍以盡也。又恐老鴇見而疑心。乃爲縫於臍膊中。繫腰間。攜出。其後魁營商。

獲利果出三兩。而劇本中所演。則三兩與魁互以姊弟相稱。蓋此時三兩與魁已拜爲異姓姊妹矣。劇以縫膾膊爲要件。故又名縫膾膊。

渭水河

此文王得姜尙之故事也。時當商季。紂暴民無道。文王方受封西岐。眷念蒼生。爲魚爲肉。雖不敢興伐罪之師。而弔民之心。殷殷如焚。因此時有輔佐無人之慨。涉思既深。發之夢境。於是感格無形。乃覺有飛熊入帳之夢。文王心焉異之。翌旦。卽召散宜生卜之。宜生曰。是主得賢佐良臣。曷向山林中求之。文王方率衆出訪。忽有樵夫阻路。樵名武吉。曾以毆死西伯門軍致罪。文王將治之。樵意戀其老母。文王乃賜以泉帛。囑其安頓老母。然後受罪。此時一去已數十日。文王以路阻不行。訊得其故。怒問武吉。吉叩首曰。小人自擊死千歲門軍。本擬卽來受罪。行至渭水河邊。忽遇一白髮漁翁。自云姜姓尙名。道號飛熊。謂我而有殺氣。必遭凶事。我卽以打死門軍之事告之。渠卽教我脫避之方。靜臥不出。是

以未至。祈千歲諒之。文王問姜尙道號。與夢境適合。不覺大喜。卽令吉導往。見姜童顏鶴髮。危坐岸厓。垂絲河畔。悠然神往。文王悄立其後。尙意態閒適。若不知也者。吉告以故。尙始與文王爲禮。文王詢以政事。姜議論縱橫。俱藹然有道之言。文王不覺驚異。親爲推轂。載與俱歸。卽時拜爲上相。迨文王封武王立。尙卽輔佐武王。會師伐紂。啟周室八百年基業。故此劇又名八百八年。

### 渡康王

宋當徽欽二帝時。金兵爲猖。屢舉入寇。卒擄二帝北遷。旋囚於五國城中。日與一粥。守以悍卒。二帝困苦萬狀。南面稱孤者。一轉瞬而爲階下囚。困苦迥異常人。帝王末路。至於如此。則九五帝位。庸有何戀。有崔孝者。固代州總兵也。後遭貶謫。流落金邦十八年矣。方爲金營馬醫。至性過人。每以忠良自許。聞帝密邇肘下。受苦萬狀。不覺感憤。特具羊裘二襲。哀守卒。放令入內。奉於二帝。守卒初斬之。崔孝哀求不已。繼以涕泣。守卒憐其老。又以居金邦久。意其無他。遂任之。

入。孝見二帝久無人色。不覺喟嘆。遂又進牛羊脯若干斤。乘機請欽宗脩血詔一道。密置衷懷。夾帶出城。欽宗從之。嚙指出血。裂衣襟替紙書而付之。孝卽密遞康王。囑康王乘機遁歸。速率兵定中原。承先帝血食。並援二帝於金虜。康王得詔。懼金兵驚覺。猶未敢成行。忽有神鳥。作人語鳴曰。

趙構趙構。此時不走。還等什麼時候。

構。康王名也。聞聲陡悟。遂借射鳥爲名。逐鳥而行。鳥南向去。康王亦向南衝營而出。未幾。至夾江邊。康王被阻於水。竟欲返奔。而金兵已自後蹤至。康王窘極。江水浩浩。亦不及顧慮。衝波而下。幸座下本屬神馬。竟馱之渡江。出險。金兵以無船。不能渡江。追趕。康王遂得從容赴南都卽帝位。

雲台觀

雲台觀。王莽脩眞養性之觀也。當光武自昆陽大捷以後。節節進逼。直達長安。莽見大勢已去。匿去雲台觀中。深自悔咎。急思修煉。以圖懺悔。光武旣破長安。

漢將搜求王莽。直入雲台觀內。此時漢將中多降將軍。曾受王莽祿位者。故見莽後。仍循上下之分。行覲見儀注。不敢遽加無禮。莽見而大憤。一一加以譏誚。衆方羞赧之時。又諭以大義。動以前情。衆益而面相覷。束手不敢妄動。幸漢將姚期馬武二人。與莽本有夙怨。時方竊聽於外。聞其事。竊計議曰。渠等俱臣事莽者。何敢動手捉拿。我曹二人曷入乎。遂大步進。莽見二人。知已無幸。遂爲姚馬捉下。拿至光武之前。莽自愬已過。求光武赦其一命。愿在雲台觀中修真養性。藉圖蓋愆。並曰。今生已矣。來世因果。還待修真。幸汝體念親誼。寬其責備。否則卽殺莽一命於我已矣。於汝亦復何益。光武意爲之動。卽就衆將探意。凡臣仕王莽者。殺莽之言。所不敢發。則但以憑主公命爲答。獨姚期馬武。見衆人唯唯諾諾。不能決斷時。起而言曰。不可。主公旣將王莽拿到。又欲捨其一命。試思莽求主公體念親誼。平帝其愛婿也。獨忍耽之。是可忍。孰不可忍。主公母爲所蒙也。可。光武曰。如此。卽請將軍賜其一死。遂殺莽。

---

古今戲劇大觀 第四編

